借經問心19

論語之子張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九篇《子張篇》的心得。

人間無常，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尤其今年清明節疫情迅速爆發，在在告訴我們孝道已經破口，要勤於補修，以挽回天意，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共盡孝道，圓滿人倫。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二年十月四日（壬寅年九月九日重陽節）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1
01 士見危致命 …… 12
02 祭喪思敬哀 …… 16
03 執德不弘廣 …… 20
04 不可者拒之 …… 24
05 尊賢而容眾 …… 28
06 我之大賢與 …… 32
07 君子不為也 …… 36
08 可謂好學也 …… 40
09 仁在其中矣 …… 44
10 百工成其事 …… 48
11 學以致其道 …… 52
12 小人過必文 …… 56
13 君子有三變 …… 60
14 即之也溫和 …… 64
15 聽其言也厲 …… 68
16 以為厲己也 …… 72
17 以為謗己也 …… 76
18 大德不踰閑 …… 80
19 子夏之門人 …… 84
20 君子之傳道 …… 88
21 草木區以別 …… 92
22 其惟聖人乎 …… 96

23 仕而優則學 …… 100
24 喪致哀而止 …… 104
25 子張難能也 …… 108
26 難與並為仁 …… 112
27 必也親喪乎 …… 116
28 孟莊子之孝 …… 120
29 其不改難能 …… 124
30 哀矜而勿喜 …… 128
31 不如是之甚 …… 132
32 天下惡皆歸 …… 138
33 如日月之食 …… 140
34 過也人皆見 …… 144
35 文武道未墜 …… 148
36 賢者識其大 …… 152
37 何常師之有 …… 156
38 子貢賢仲尼 …… 160
39 賜之牆及肩 …… 164
40 不見宗廟美 …… 168
41 得其門者寡 …… 172
42 仲尼不可毀 …… 176
43 日月無得踰 …… 180
44 何傷於日月 …… 184
45 仲尼豈賢子 …… 188
46 言不可不慎 …… 192
47 夫子不可及 …… 196
48 夫子得邦家 …… 200
49 綏之斯前來 …… 204
50 如之何可及 …… 208

引言

見危致命勇敢無比　見得思義名利不迷
祭祀思敬誠心合禮　臨喪思哀適度合宜

《子張篇》以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為首章；接著說：「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再者子夏的學生與子張談論交友之道。再來子夏發表對小道的心得；且談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才可稱為好學；又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說：「小人之過也必文。」又談到君子有三變；又談到誠信對勞民與勸諫的關係；又說：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篇中子游與子夏談論教導學生的方法，各有所見。接著子夏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再來子游說：「喪致乎哀而止。」又說：「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再來曾子說：「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又說：「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提出孔夫子對孟莊子行孝的看法；再談曾子教導弟子陽膚如何做好士師。

篇中再提到子貢說，為何天下之惡都歸於殷紂？又談到君子之過如同日月蝕；又載子貢回答公孫朝，有關孔夫子從誰而學？再者反駁叔孫武叔在朝中提出「子貢賢於仲尼」的說法；接著又指責叔孫武叔對於孔夫子的毀謗；最後對於同學陳子禽所說：「子為恭也，仲尼

豈賢於子乎？」的說法，提出實證來駁斥。本篇共二十五章，下列以五十道題一一加以闡述：

本篇人物簡介

★**孟莊子**（?-至西元前550年）

姬姓，魯國孟孫氏第六代宗主，名速，世稱仲孫速，諡號莊，是孟獻子的兒子。春秋時魯國的大夫，以孝著稱。

★**陽膚**

春秋時魯國武城人，為曾子七大弟子之一，孟孫氏請他擔任訟獄的士師。

★**公孫朝**

春秋時衛國的大夫。春秋時諸侯之孫，由於其祖先曾封公爵，遂皆自稱「公孫」，後乃以此為姓氏，公孫朝是衛國的支庶。

★**叔孫武叔**

姬姓，叔孫武叔是魯國叔孫氏第八代宗主，名州仇，諡武，是叔孫偌之孫，叔孫成子之子，因此稱叔孫武叔，為春秋末魯國的大夫。

01 士見危致命

【原文】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子張論說士者之謂　面臨危險盡力挽回
見到有利想到道義　志士仁人應行正軌

子張說：有道之士面臨危險，能夠盡力去挽救；遇到有利益可得，能夠考慮是否合於道義

古之能稱為士者，其品德修養都要有一定的程度，平時在生活中要孜孜不倦於道德上去增長，絕對不可以在私人的享受上去追求，因而失去士人的風骨。士人的品德要處處自我嚴格的要求，或者要達於君子的程度。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這是想成為一位士人，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在生活中無法忍受貧窮的考驗，對於飲食的粗劣，以及衣服的破舊，感到羞恥，而不是在品德不足的情況下感到羞恥，就難以與他談論大道的真諦了。有志於修行的修道士，當要知道來到人間的主要目的，並非是來享受名利的，是要來了願了業的，因而當遇到他人有困難時，必須本於人性學習上天的好生之德，盡自己的力量前去挽救。而且要能夠隨緣行善以了舊業，莫在遇到有利時卻忘了道義前去追求，又再造新殃，這是走倒退路的現象，是以孔夫子的學生子張受到孔夫子的教化，在此告訴我們：「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因善於鼓琴的演奏，在《孟子》、《左傳》中，稱為琴張，春秋末年（約西元前503年）生於陳國陽城（今河南省淮陽），為孔夫子的學生，小夫子四十八歲，在同學當中，子張的氣象獨稱闊大，度量特別寬宏，與子夏、子游都堪稱孔門中的後起之秀，公孫丑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子張是一個才高志遠、心直

口快的人，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師也過。」評論他的言行過於誇張，因此在《論語・為政篇》向孔夫子請教怎樣才能獲得官職取得俸祿時，夫子針對他的缺失，藉機會提醒他說：「要多聽別人的意見，如有疑問就暫時放一旁，等到適當的機會再予解決，對於其他的部分，在說話時也要謹慎，招致怨尤的事情就會減少；要多看別人的做事方法，如有感到缺陷而不安時，應暫時保留，對於其他的部分，行為也要謹慎，導致後悔的事情就會減少。說話少招來怨尤，行為少導致後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

人非聖賢難免有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孔夫子的學生來自各方，身分層次知識程度各有不同，經過其因材施教之後，都能增益其優點而改善其缺點，始能成為當代有用之士，受到各諸侯的爭相取材，其所經歷記錄在《論語》或史料中，給後代人帶來莫大的幫助，依據《論語・顏淵篇》記載：有一天，子張問孔夫子，如何增進品德，以及辨別迷惑？孔夫子說：「心中經常存有忠誠、信實而不放

失，而且要改過遷善，這樣就可以增進品德了。喜愛一個人，就希望他活著；等到討厭的時候，又希望他即時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這不就是迷惑嗎？」

人的一生都是在學習，以充實知識開啟本具的智慧，藉此找回自己的本性，當找到明師時，點開迷障的關卡，自我實踐明理之後，才得以回歸正道的本位，古賢有《人生》之智慧文一篇，幫我們看清方向找回本性：

有些話，不可輕與人言，雄辯不絕者銀，韜光養晦者金；
有些事，不可貿然疾行，常立人前遭人妒，木秀於林風必摧；
有些不平，不可忿而宣洩，萬相叢生成世態，隱忍決絕能制人；
有些微利，不可隨意伸手，得是一種短暫，失是一種境界；
有些平凡，不可丟而棄之，因為淡所以久遠，因為靜能成永恆。

02 祭喪思敬哀

【原文】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士者祭思敬　居喪哀傷此理須明
能夠如此其可已矣　士者之稱實符其名

子張接著又說：參與祭祀的時候，能夠想到莊敬臨場；居喪期間，能夠想到心存哀傷，能夠做到如此也就可以了。

待人處事是每個人一生的重要功課，我們來到人間，都要在生活中歷練，以開啟久藏於心性之中的智慧，當智慧全然開啟時，要如聖人一樣，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此時對於諸事能夠圓融貫通，處理任何事情應無障礙。此時能夠從有為進入無為，無為的概念，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能夠善用世間的人事物，

在遇到任何人事物，都能就事論事，以最快的速度最圓融的方法，使能達到圓滿的境界，這就是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一位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反對的，也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完全依據正當的道理來決定。」縱使遇到人生最不願意的死亡祭祀事情，也要以平常心處理，因為人生的生老病死乃是自然的事情，遇到了就要去面對學習。子張在此的態度是：「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諸事能夠圓滿，是我們在人間學習的目標。

喪事是每個人不願意碰到，卻是必須要面對的事情，當遇到的時候，喪家無不心中憂患，心情不舒服，希望在此時得到他人的幫助與安慰，是以一個明事理的君子，當知道喪家的心情，在面對喪事時，要心存憐憫，要表現出敬重與哀傷的樣子。此時不宜有不當的表情與言行，使得喪家感覺不舒服或很尷尬，那是很傷人的。《論語・八佾篇》記載：林放請問禮的本質，孔夫子說：「你所提的問題，意義非常重大啊！禮儀貴在中和，如果只要求過分的鋪張，倒不如節儉；

舉辦喪禮，如果只要求場面盛大多變化，倒不如內心表達哀戚。」又記載：祭祀祖先，就要如同祖先來到現場；祭祀神明，就要如同神明來到現場。孔夫子說：「我不以誠心參與祭祀，就如同不參與祭祀一樣。」又記載：孔夫子說：「居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以寬容厚愛，對待下位的人；奉行禮儀時，不能夠莊敬嚴肅；親臨喪禮時，不能夠表達哀傷的感情。這種人，我怎麼能夠看得下去呢？」

聖如孔夫子，平常的情感發抒，如《論語・述而篇》所載：孔夫子在有喪事人家的旁邊飲食，不曾吃飽過。夫子在當天哭過，就不再唱歌了。一個人的修養，通常可以在日常生活的點滴中看出來，也不必刻意在正式的場合去觀察。人生處處是道場，都是提供我們修身養性的地方，因而平時待人處事都必須要謹言慎行，不要等到有人注意了才去刻意表現，應該在他人聽不到見不到的地方就要注意。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子罕篇》說：「出外從政當官，要盡力侍奉公卿；回到家中，盡力侍奉父母兄長。遇有喪事，不敢不盡力去處理，不被飲

酒所困擾，這些事情怎能難得倒我呢？」

平時要多努力，不要等到臨時抱佛腳，臨渴掘井怎能解渴，當要未雨綢繆，才能夠解決燃眉之急，不至於後悔又遺憾。平時做好準備，才能擁有豐富的資源，讓我們在臨時變化時可以靈活應用，得到圓滿的解決，前輩有《十富謠》，提供充實我們的生活：

（一）不辭辛苦走正路，理當富。（二）買賣公平多主顧，忠厚富。

（三）聽得雞鳴離床鋪，勤奮富。（四）手腳不停理家務，勞動富。

（五）當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六）不去為非犯法度，守分富。

（七）合家大小相幫助，同心富。（八）妻兒賢慧無欺妒，幫家富。

（九）教訓子孫立門戶，傳家富。（十）存心積德天加護，為善富。

03 執德不弘廣

【原文】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張談及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態度不恭
這一種人是好不好　待人處事實難達通

子張說：「固守道德而不能弘大，信奉真道而不能篤實，這種人到底是有好呢？還是沒有好呢？」

做事情以能貫徹始終，才能完成事功。半途而廢，前功盡棄白費功夫，令人感到可惜。來到人間得有人身，是莫大的福報，要能善於使用，做出亮麗的成績，才不白來人間一趟。要懂得藉假以修真，找回自己流浪生死苦海已久的靈性，才是最有價值，最為可貴的。因而

能有緣尋得明師，受其指點，努力淨化本性，將是這一輩子來到人間最有意義的事情。如此才能使本性歸本，使得智慧高超，心胸寬廣，心性清明，高瞻遠矚，無遠弗屆。如果在修行的過程中，因怕困難，不能接受考驗，無法突破障礙，很可能就受困中途，半途廢弛，甚至退步，打垮自己的信心，那就太不值得了，是以子張在此提醒我們：「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修行必須找回本具仁慈的本性，才是做到修行的基本功，在這基礎上往上往前走，才不至於走錯路。因而《大學》說：「唯獨找回仁德的本性，才會將不良的習性流放，將它驅逐於本性之外，不要與本性混在一起，這就是所謂具有仁德的人，才能將愛憎分明，處置得當，不讓不良的習性傷害到本性，繼續造惡業，這才是真正懂得關愛人與厭惡人。如果見到賢能的本性卻不能善用，雖然想用卻不能優先重用，這就是輕慢。如果看到不良的習性，不能將它去除，或者將它去除卻不能使其遠離，這就是過錯。如果喜歡世人所厭惡的習性，

或者厭惡世人所喜歡的本性，這就是所謂違反人的本性，災禍一定會降臨這種人的身上。所以想要成為一位有德的君子，必須要行於正道，必須行於忠信之道，才能獲得天心；如果言行驕泰，必然失去天心。」

人人本具至善的性德，這性德因玄妙難測，非一般世人所能理解，卻是世人要返回無極理天重要的能源，沒有了就無法回歸大道的本源，是以想要修成正道的修道士，必須時時加以保護和培養，因此時時自我檢討是必要的，遇有缺失即時改善，才不至於走錯路而偏離正道。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十章提醒我們：「平時在生活中，是否已經將身心靈安頓好，使合乎正道而不分離呢？是否保護好精氣神，使能專一，有如嬰兒一樣柔和純真呢？是否已經洗淨心性，使能毫無些微的雜念呢？是否已經治理好本身之國，清除心性上的習性，使做到自然無為呢？是否能在動靜之間，能體會到大道的母源呢？是否在諸事通達無礙時，還能保持大智若愚的態度呢？如果能夠以無為

的精神生育畜養萬物，卻不據為己有，不自恃其功，幫助其成長而不加以掌控，這就是至高無上的玄德了。」

修道第一步，要先學會不生氣，才不會造惡業，先哲有《莫生氣》之文可參考：

人生要想少生氣，幾件事項須牢記：
小是小非莫計較，一眼睜來一眼閉；
有人出語傷情面，未必全是有惡意；
有人處事拂我意，想必有其難唱曲；
有人仗勢把人欺，多行不義必自斃；
有人誤解我蒙屈，豈有迷霧籠四季；
有人背信把我棄，流水落花隨他去；
有人優勢超過我，十指哪能一般齊。

04 不可者拒之

【原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夏門人問交子張　子張反問子夏之方
可者交之不可者拒　交友態度表達明朗

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請教交友之道，子張問說：「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說的？」子夏的學生回答說：「我的老師子夏說：『可以的才與他交往，不可以的就拒絕與他交往。』」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是靠著大家共同努力合作，創造出美好的生活條件，才能成為萬物之靈長，生生世世存活於人間。因此人際關係一直是世人在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但交友也必須要慎重，交到好友，

互相幫助切磋琢磨，相輔相成，必然能夠成就一番利益大眾以及互相間的事業；交到損友，將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困擾與麻煩，所以交友必須要謹慎。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君子如果言行不莊重，就沒有威嚴；如果心不在焉，所學習的一切就不會穩當。待人處事要以忠實誠信為主，不要濫交品德比自己差的朋友，有了過失，不要害怕改善。」子張在此問子夏的學生，老師如何教導交友，子夏的學生回答說：「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朋友由自己選擇交往，用何種方式交往由自己去斟酌，畢竟最後要自己去負責，所以可交與不可交，要如何交，都是各憑意願與智慧。九天玄女元君在《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第五》說：「世上的人生存在這個社會上，是不能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必須要自助，還要靠人助。朋友是很容易交往，但要選擇善友交往，實在是非常困難。在開始交往時，就必須要謹慎選擇，以避免將來悔恨的事情發生。與仁德的朋友互相親近來往，必然可獲得本身

及家庭的利益；與賭博淫賤的朋友相處，到最後必然會遭受到悲哀的下場。和善良的人交往，有如蘭花的薰香，一家栽種，兩家可聞得芬芳的香味；與壞人交往，有如抱著孩子爬牆，一人跌倒，會使兩個人遭殃。古德說：『靠近紅色易染紅，靠近黑色易染黑。』所以接近善人，可以招來幸福；接近壞人，必定遭受災殃。」

在這娑婆五濁世界中，牛鬼蛇神混跡其中，稍有不慎，容易陷入其中的陷阱而且難以出離，豈可不慎？是以《地藏菩薩本願經・閻羅王眾讚歎品第八》記載：佛告閻羅天子：「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伏。是大菩薩於百千劫，頭頭救拔如是眾生，早令解脫。是罪報人乃至墮大惡趣，菩薩以方便力，拔出根本業緣，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閻浮眾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勞斯菩薩久經劫數而作度脫。譬如有人迷失本家，深入險道，其險道中，多諸夜叉及虎狼師子、蚖蛇蝮蠍。如是迷人在險道中，須臾之間即遭諸毒。有一知識多解大術，善禁是毒，乃及夜叉諸惡毒等。忽逢迷人欲入險道，而語

之言：『咄哉男子！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異術能制諸毒？』是迷路人忽聞是語，方知險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識，提攜接手，引出險道，免諸惡毒，至於好道，令得安樂。而語之言：『咄哉迷人，自今以後，勿履是道。此路入者，足難得出，復損性命，是迷路人，亦生感重。』

不良習性會誤導我們進入惡途，讓我們難以走入正道。平時要多明理多行善以累積福德，作為將來回天的資糧。古德有《積福》一篇，可供學習：

有福自有福，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
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足；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奴；
留了難帶財，施捨是修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
我為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為兒孫計，自有兒孫福；
不知看破財，及早修些福。

05 尊賢而容眾

【原文】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子張回答異吾所聞　君子容眾賢者是尊
讚美善德憐憫不能　如此交友方能不困

子張說：這和我所聽到的不同：「君子要尊重賢能的人，還要能容納眾人；讚美有善德的人，還要憐憫那些沒有才能的人。」

交友之道，各有領會，各有說法，作法各異。由於人的習性不同，難以一法適萬法。因而在人生道上，朋友的交往，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方式，也出現許多不同的情況。這是由於每個人的因果不同，處理事情的智慧不同，因而所呈現在命運上的現象也不同。在上一篇中，子夏認為

交友以「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為其方法。子張在此則說：「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與子夏的作法顯然不同。

然而每個人都希望交到益友，不想交損友。對於益友與損友雖然經典上都有明顯的記載，但在實際操作上，不見得每個人對於聖佛神仙所垂下的經典，能夠做到到位的體悟與實踐。如果自己沒能明理實修，從中體悟實相，恐怕自己誤解聖意，卻自以為是的獨斷獨行，結果是自誤誤人。因此對於文字與實際之間，要能夠徹悟徹見，依據實理去運行，才得以獲得良好的效果。孔夫子曾在《論語‧季氏篇》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我們只能在文字上的解釋：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損的朋友有三種。正直的朋友、信實的朋友、博學多聞的朋友，是屬於有益的朋友。善於迎合的朋友、善於柔媚的朋友、善於巧言令色的朋友，是屬於有損的朋友。但對於文字所敘述的內涵，還得要自己親身去實證，才能明白其真相。否則紙上談兵式的解說，在生活上也難發生實際的作

用。

九天玄女元君在《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第五》分析說：「與具有正氣的人交往，所有的行為都是正的。其言行正直、誠實、重義氣、存仁德、談道德、說妙理，在修身養性上，互相勉勵。有福大家同享，有難大家同當，遇危難互相救助，自然德業天天進步，家道會越來越昌盛，這就是所謂的益友。與行為放蕩的人互相交往，經常出入的場所，不是酒家、茶室，就是賭場、菜館，或者是花街柳巷等色情場所。不分白天或晚上，消耗自己的精神，說話不合乎禮義，行為沒有廉恥，以奸詐之術互相欺騙，面臨危險互不救助。看到錢財就忘了道義，從中去獲取不當利益，以致於正當的事業不看顧，更是讓父母擔憂，這就是所謂的損友。」益友或損友，只要自己的心境平和，不受外境干擾而攀緣，照理講頭腦是非常清醒，心靈是非常明白的，對於事情的分辨是清晰的。最怕自己的慾望太重，三毒太濃，光明自性已然不見，就很難辨明了。

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對顏淵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四勿，這是為人的基本條件，也是修道士應該實踐的條目，更是奠定人倫之道的基礎，回歸天道的必要條件。我們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昧者必明，愚者必智，走錯路的機會必然大為減少。古賢有《禪語智慧》一篇，提供參考：

不當看的不看，否則會看出煩惱來；
不當聽的不聽，否則會聽出痛苦來；
不當問的不問，否則會問出是非來；
不當做的不做，否則會做出問題來。
閒時莫論他人非，靜時常思自己過；
為人一日能三省，謹言慎行心太平。
淡泊隨緣過生活，瀟灑優雅度人生。

06 我之大賢與

【原文】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大賢何所不容　人際來往貴在尊重
我不賢能人將拒我　如何拒人恐怕不通

子張接著說：我是個大賢能的人嗎？對於他人有什麼不能接受的呢？如果我是一個不賢能的人，他人將拒絕與我交往，我如何能拒絕與他人交往呢？

賢與不肖，都是世人心性上智與愚的顯現，來自於心性的作用。人人本具佛性，卻無法全然發揮般若智慧，以至於對同樣一件事情的見解不同，對於交友這一件事情，子張和子夏雖是孔夫子門下的同

學，因個性不同，所以見解有很大的差異。子張的個性，志高意廣，度量寬宏，對自己的期許甚高，顯然好高騖遠，不拘小節，易流於粗心，行事容易失敗。子夏的個性，拘謹狹隘，小心謹慎，步步為營，過於謹慎，導致猶豫不決，容易坐失良機。所以子張對於子夏交友的方式「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不認同，在此則提此「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之言論以反駁。其適用各有其條件，讀者當要自行判斷，善用必可獲其利而去其害，雖殊途終必同歸於一源。

交友之道在於互利，有善則互相勉勵，有過則互相規勸，使大家在同一個觀念之下，團結奮鬥，以經營美好的人生，這才是美好的交友之道。九天玄女元君在《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第五》說：「對於朋友的交往，應該知道分別損友或益友，不可以輕易承諾，造成沒有信用的事實，導致後悔莫及的後果。和有益的朋友相交往，可以輔助我的仁德；與賢能的人來往，可以增長我的見識。有善事要互

相勸進，有過錯要互相規勸，從其中的經歷，可以獲得互相切磋的利益。而且益友的品德高尚，有如芝蘭的可貴，與其氣味能夠相投合，時時可收取輔助仁德的功能。而且他的心態有如松柏一樣堅強穩固，這就是以道德交往，可以進入君子的行列。同聲可以相應，是道德相同的象徵；同氣能夠相求，是道義相合的關係。無論輕重緩急，都能夠互相扶持，不因為小事而變心，有如管仲和鮑叔牙，永結同心的好榜樣。無論生死，都能夠互相照顧眷念，有志之士能為知己而犧牲生命，有如羊角哀與左伯桃的生死之交。這是信義的交往，可以列入豪傑的行列。以義氣相交往，其關係情同親兄弟，凡是遇到患難，應該要想辦法互相幫助。幫助他人行善，成就他人的美德，周濟他人燃眉之急，應當要盡全力，幫助朋友，當要量力而行，而且不可期待回報。世人能夠做到此地步，可獲得無窮的福報。桃園三結義的故事，在歷史上產生萬古流芳的效應，以歌頌劉備、關羽、張飛三位聖人。竹林契盟的故事，千年來傳為佳話，以此來傳頌阮籍、嵇康、山濤、

向秀、阮咸、王戎、劉伶等七位賢人。人生在世，結交朋友應該要謹慎，是益友或損友，應該要知道仔細選擇，如此幾乎有所獲得了。」

世人往往生在福中不知福，這是不知愛惜與感恩所導致，如果能夠明理實修，好好善用在平時生活中，必有所收穫，古德有《惜福》一文可供參考：

閒言碎語誹謗，不要偏聽太多；
有點長處之時，不要誇口太多；
碰到困難之後，不要埋怨太多；
堅持體育鍛煉，不要疾病太多；
愛情相伴白頭，不要放縱太多；
名譽利益面前，不要爭執太多；
年華稍縱即逝，不要浪費太多。

07 君子不為也

【原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論說雖是小道　必有可觀必有其好
致遠恐泥君子不為　能悟其理培養品操

子夏說：「雖然是小技藝，必然有其值得觀賞的地方，但就遠景來說，恐怕就會窒礙難行了，所以有道君子是不去作為的。」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出自於大道，因而事物無大小，本性無貴賤，一切都在自然中，都是屬於中性的，本來就沒有好壞、善惡、大小、優劣…等等的分別，只是來到人間以後，由於立場的不同，所以才有對待分別。因此在面對一切事情時，應要善用當時的情況，就事

論事，以能做到合理圓滿為依歸。文中所謂的小道，是與大道相較而言，自古以來，聖賢仙佛所說的「大道」，就是藉假身以找回真本性，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視找回本性之事為大道，其他的事情，都可稱為小道。然而這些小道都與養育色身有著重要關係，要成就大道，也必須要注重小道的經營，才能養活色身，才得以延續生命藉假以修真。然而在古代有如農、圃、醫、卜、樂、百工之類的技藝，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只是在相較之下，才知道以小道來養色身，修大道才能找回本性，各有其扮演的功能性。但一般人對於有切身關係的小道較親近，因此容易執著於此，卻對於真正來到人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回本性，卻漠不關心。致使世人常追求於名利情，讓我們沉淪於苦海中，不知道善用名利情以脫離苦海，是以子夏在此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依據《孟子．告子上篇》記載：公都子問說：「同樣是人，為何有人是大人，有人是小人呢？」孟夫子說：「能為大體著想的是大

人，只為小體著想的是小人。」公都子問：「同樣是人，為何有人為大體著想？有人為小體著想呢？」孟夫子說：「耳朵、眼睛這些器官不會思考，會被外物所蒙蔽。這眼耳之器物與外物一接觸，便會受到誘惑罷了。心的功能可以思考，思考就會有所得，不思考就一無所獲，這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只要將大體的良心建立好，那麼這些各部門的小器官，就不會奪走良心了，這樣就能夠成就大人了。」由此可見，良心為主，為大道，器官為從，為小道。萬法惟心，萬法由心生，也由心滅，可見萬法之主就是這個良心。當良心找回了，這些器官就不會做錯事了。當本性已經找到了，所有的習性就容易降伏了。

萬法皆是此心的作用，是以修道修心為主要，心不修則萬法無所依歸。依據《達摩大師破相論》記載：有人在《破相論》問：「如果有一種人，立志要求取佛道，應當要修什麼法門，最為節省時間最為重要？」達摩大師回答：「只有觀照心性這個法門，可以統理諸法，最為省要。」又問：「為何這個法門能夠統攝諸法呢？」答說：「心

性是萬法的根本，一切諸法，唯一從心性所生。如果能夠了悟心性，那萬法就具備了。有如一棵大樹，樹上所有的樹枝樹幹，以及所有的花果，全部都是依附樹根而生存。如果栽種樹木，樹根存在才能生出果子；如果砍伐樹木，將樹根去除，樹木必然枯死。如果從了悟心性去修道，雖然用力少然而容易成就；不能了悟心性而修道，白費功夫而且沒有好處。由此可知，一切的善惡都是由自己的心性所造作。心外不必去求，終究都是不對的。」

從這篇《無常之道》，了解如何找回自己的本性：

財富無常，終會用盡，應當捨棄慳吝，廣結善緣；
地位無常，終會衰敗，應當捨棄自私，無私奉獻；
親人無常，終會離散，應當捨棄抱怨，和睦相處；
身體無常，終會衰老，應當捨棄貪執，勇猛精進。

08 可謂好學也

【原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每天增進新的知識　每月舊知不曾忘失
子夏說明可謂好學　如能做到好學屬實

子夏說：「每天都能增進新的知識，每月都能複習舊的知識，不使其遺忘，這種人可說是好學了。」

學問對於一個人的一生關係重大，不但能充實知識，還能長養品德，對於待人處事有著密切的關係，能使我們的生活品質改善，更能夠淨化心靈增長智慧。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要為人師，必須具有為人師的資格，必須明

白天地萬物的道理，在生活的應用上要能融會貫通，靈活應用而無所障礙，不能只掛著明師的名相，享受人間的名利供養，卻無法讓人明理超生了死。凡有智慧的人，經常以真理來勉勵自己、改善自己；凡是聰明的人，經常以道理來教導別人，以取得他人的讚歎。有智慧的人，一生從事弘道的聖業，以達超生了死；聰明的人，一生借道來弘揚自己，取得一時的名望。真正好學的人，是懂得溫故知新，時時檢點自己、淨化自己，以能回歸清淨的本性為職志，是以子夏在此說：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夫子的教學，無不以提升學生的智慧為宗旨，希望子弟都能成就聖賢的本位，回歸大道的本源，誠如《中庸》所載：「真是偉大啊！聖人所推行的大道，浩瀚無邊，能夠生養萬物，其德與天一樣崇高，而且充足有餘。三百條的禮儀，三千條的威儀，這些都是有待於聖人來實行。所以說，如果沒有至高的品德，就不能成就至道。因此君子要能尊崇道德修養，而且要在正道上去追求學習，始能達到廣博

的境界，而且極盡精微之處；又要洞察極高深之處，而且要奉行中庸之道。不但要溫習舊的學識，而且不斷學習新的知識，隨時要以誠敬的心，奉行禮節。因此才能做到，居於上位不驕傲，居於下位不反背。」溫故知新以為開啟智慧，並非炫耀學識的淵博，學位的高知名度，卻是要在品德上充實，以為實至名歸，才德兼備，才可稱為好學。

《論語》中，有關「好學」的記載，除了本題所述之外，其餘列述於後，以為讀友參考，好學不只是在學識經驗上充實而已，還要明白內心淨化以提升品德，更重要的是落實在生活中，使能夠在待人處事上，於己於人都有所助益，並可從中領會真正的好學：

《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公冶長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泰伯篇》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先進篇》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09 仁在其中矣

【原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廣博學習立定志向　切實發問啟發思想
子夏宣說仁在其中　如此作為累積德量

子夏說：「能夠廣博的學習而且立定志向，切實針對事情發問而就近去思考，仁德就存在其中了。」

仁是本性善良的種子，是人倫道德的基礎，是世人回歸大道必須擁有的條件，沒有了仁德，就沒有回天的資糧，會讓自己永沉苦海中，難以出離六道輪迴而回歸本位。然而我們來到人間，擁有難得的人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回本性，而本性就在仁德之中。因此

借著色身的假體，尋找明師點開智慧之門，加上自己認理實修，終有一天必然可以找到本性的歸宿。然而要到哪裡去找呢？其實本性就在自己的身上，並不在身外，只要我們在平時生活中認真去實修，一旦豁然貫通，其喜悅是難以言詞形容的。孔夫子的學生有若曾在《論語・學而篇》說：「作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建立穩定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此地生發。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育仁德的根本啊！」可見仁德在修行路上的重要性，因此子夏在此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孔夫子一生倡導以禮樂治國，周遊列國面見諸侯與各國的政要，無不以推動先王的禮樂之治，然而要推動禮樂治國，也要有基本條件，也就是要從建立仁德的基礎著手，才能在這個基礎上穩定發展，產生實效，是以他老人家曾在《論語・八佾篇》強調說：「做人而沒

有仁德，禮儀對他又有何作用呢？做人而沒有仁德，音樂對他又有何作用呢？」人性中具有仁德，並非從外學來。孟夫子曾在《孟子‧公孫丑上篇》分析說：「世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代聖人有不忍害人的心，才有不忍害人的政治。以不忍害人的心，實行不忍害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如同掌上運轉那麼容易。為什麼說世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現在有人忽然看到有小孩子要掉到井裡了，都會生出驚懼憐憫的心，這並不是為了要和小孩子的父母親攀交情，也不是要在鄉里朋友間博取聲譽，也不是厭惡那小孩子的哭聲，才這樣做的。由此可見，沒有同情心就不是人，沒有羞恥心就不是人，沒有謙讓心就不是人，沒有是非心就不是人。」

行仁道由自己開始，並非是叫別人先做。因此每天除了自己要實踐仁德之外，還要祈願大眾早行仁道，古賢有一篇《祈願眾生》教導我們：

睡覺時，願一切眾生早日覺醒，勿執夢境；
醒來時，願一切眾生一切智覺，周顧十方；
起床時，願一切眾生弘揚正法，荷擔家業；
穿衣時，願一切眾生著忍辱衣，難忍能忍；
點燈時，願一切眾生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燒香時，願一切眾生聞如來藏，早證菩提；
吃飯時，願一切眾生用法喜食，思如來法；
開門時，願一切眾生開法華門，悟楞嚴理；
關門時，願一切眾生關輪迴門，出輪迴苦；
外面時，願一切眾生走實相路，成究竟佛；
上坡時，願一切眾生願身再來，普度眾生；
下坡時，願一切眾生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快樂時，願一切眾生享苦中樂，以道受樂；
痛苦時，願一切眾生吃苦了苦，離苦得樂。

10 百工成其事

【原文】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各行工匠自我努力　成就事業必須在理
就事論事必須專精　子夏論說其中涵義

子夏說：各種行業的工匠，能夠在自己的行業精進努力，才得以成就其事業。

士農工商是我國古來對於經營生活的分類，無論從事哪一種行業，都必須努力去經營，基本上才能養家糊口，甚至可以豐富家道，為國為家為民為人為己服務，如此盡本分將自己的工作做好，自然可以使得社會穩定國家富強，因而不要小看自己，好似一部大機器的小螺絲釘，只要能健全發揮功能，卻能夠保證大機器的正常運作。古

德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之治亂，繫乎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國家的盛衰，與人民的素質有關；人民的素質，與每個人的品德有關。因而想要使國家安定，那國內的百姓，每個人都要發揮自己的能力，才得以維護國家的品質。這正是《大學》所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立論基礎，沒有優秀的百姓，就沒有健全的國家；沒有安分的百姓，就沒有安定的社會，是以子夏在此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大道在人間所展現的現象，都是有因果關係的，是以要治理一個國家，必使百姓生活安定，才得以獲得民心。因而《大學》說：「行正道就可以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不行正道必然失去眾人的心，而失去國家。因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聚集擁護，必然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了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

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領導者致力於聚斂財貨，民心就會離散；領導者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會獲得民心，使民心聚會而服從聽令。如果對人說不合道理的話，他人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財貨以違背道理取得的，也會以不合道理失去。」要想百工安定生活於自己的工作上，必須要使其有合法合理的保障，方能安心在工作上。

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尊敬賢達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優異傑出的人才能當官，那天下的能士，都會很高興前來到朝中當官。在市場做生意的，只抽取倉儲稅，而不徵收貨物稅；或者制定法規以保障其權益，甚至於連倉儲稅也不徵收了，那天下的生意人，都會高興而自願將貨物存放在市場上。關口處只稽查而不徵稅，那麼天下旅遊的人，都會高興而自願從此道路經過。耕田的農人，只需助耕公田而不徵稅，那天下的農人，都會高興而自願此田野耕作。人民居住的地方，不徵收雇役稅和地稅，那天下的人民，都會

高興而自願前來成為此國的人民。領導者能夠實踐這五項措施，那鄰國的人民，就會如同仰望他的父母一樣了。」

治國之道，無非安民，是以民有難要能為其排除；治心之道，無非淨心，是以心有障礙要能為其清除。無論治國或治心，障礙排除必然順暢，古德有《人生之難》一篇，提供我們思考，並設法排除：

1、柔弱立身難，開口求人難，讓人知解難。

2、戰勝自己難，自知之明難，主動認錯難。

3、分辨是非難，處事合理難，往來公平難。

4、規勸愚人難，交友落好難，讒言不惑難。

5、無業落腳難，無錢做人難，機遇把握難。

6、誘惑抵擋難，本色保持難，情緒控制難。

11 學以致其道

【原文】君子學以致其道。

君子盡力學習道業　成就道果最高境界
子夏談論為學目的　就正有道才能有解

子夏接著說：君子學習道業，要盡力認真學習，才能夠成就其道果。

前篇所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乃做好自己的職務，以養色身，然而養色身的目的，並非求取更多的名利情以造業，讓自己成就於世俗卻離正道越來越遠，如此的經營人生，於己實在不利。當知道來到人間的要務，必須藉假身以修證真本性，才不枉此生。要知道性在命中，藉命以修性，不要因享受好命而害性，這是本末倒置，不值

得去經營。因此，我們必須善用自己的一生，從事修道之聖事，從修身開始，進入修心、修靈、修神、修性，然後再歸入大道，是以子夏在此繼前面說：「君子學以致其道。」如此才可以藉著性命雙修，以回歸大道的本位。

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說：「人的性命是稟賦著上天所賜予，形體是受到父精母血交媾所生成，元氣受到天地所養育。本性原本清靜，不沾染塵埃，生命的根蒂堅固，沒有夾雜塵緣。落到後天以後，被感情所迷惘物慾所誘惑，逐漸失去先天的靈性，遠離本性原來的真面目。想要求得回歸本性的原位，必須得要性命雙修。修養性命的方法，其中有無窮盡的玄妙，重要之道，在於內德外功並修，才得以達成功用。所謂的修命，就是要鍛鍊精氣神，才得以恢復生命。元精不可以洩漏，元氣不可以虧耗，元神不可以損散，保持不被破壞，自然能使水火相濟，陰陽得以和合順暢。經過長時歲月修鍊，內丹必然可以鍊成。所謂的修性，就是培養先天的靈性，認識清楚本

來的真面目。一切的言行舉止，必須要求固守禮儀；喜怒哀樂等情緒的表達，務必要求適度。恭敬禮讓兄友弟恭，務必要求克盡人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務必要求適宜。未來的不要去思想，已過的不要去回憶。身心沒有慾望，靈性自然安定；靈性如果安定，本性就會回歸純樸。能夠了達本性，自然可以了達生命；不能了達本性，能從何處了達生命呢？然而修道的人，不可只執著於生命，或只執著於本性，如果修道二者缺其一，只顧修養生命而不兼修本性，未能做到窮理盡性，很難得到開花結果。所以修道參悟禪理的人，必須要性命雙修。」修道唯有身心靈都健全，才有機會一探真理的究竟，明白無極理天的真境。

一生不致力於修道修心，修心以淨化心性回歸聖佛仙真的本位，才得以契入大道的本源，沒有到達涅槃的究竟至善地之前，都是仍在迷途，雖然快到究竟卻未能堅持到達，仍是在迷途中。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佛說所有的眾生，都是迷惑的人，因此造作業力，

墮入生死河，想要出離卻沒能做到，只是因為不能了悟本性。眾生如果不迷惑，為何問到其中的事情，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自己在運動身體上的手腳，為何不知道是誰在主使呢？因此知道聖人所說的話不錯，迷惑的人自己本身不知道而已。因此知道此事難以明白，唯有佛一個人知道這個法則，其餘的人界、天界，以及眾生界等，都不能明白。如果開啟智慧而明白了，這顆心就稱為法性，也叫做解脫。生死不能拘束祂，一切萬法也不能拘束祂，是以命名為大自在王如來，也稱為不可思議，又稱為聖體，也稱為長生不老，也叫做大仙，名稱雖然不同，本體都是一樣。聖人對於種種的分別，都沒有離開自己的心性，其心量非常廣大，應用時可無窮無盡。感應於眼就見到色相，感應於耳就聽到聲相，感應於鼻就嗅到香相，感應於舌就知道味相，以至於種種的施為運動，都是自心的作用。在一切時的當中，只要落於言語，真道就斷絕了，這就是自心的作用。所以說，如來所施為的色相，無窮無盡，智慧的作用，也是一樣。」

12 小人過必文

【原文】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過錯必加掩飾　運用假象以掩過失
花言巧語瞞天過海　子夏說明其中事實

子夏說：「小人犯了過錯，必定加以掩飾。」

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為何如此呢？其差別在於心境，君子的心境光明正大，毫無私心，所有的言行舉止都禁得起眾人的考驗，所以能夠保持坦蕩蕩的心胸。小人的心胸狹隘，心機太重，私心作祟，致使難以光明正大，不但患得患失，還畏首畏尾、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好似有什麼事情怕人知道，給予揭發，眼神經常出現憂鬱，不敢正視他人，說話總是欲言又

止，讓人覺得神秘兮兮。誠如《大學》所說：「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因而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害怕而躲藏遮掩，將其不良的言行掩蓋起來，儘量表現出善良的一面。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心思，在別人的心目中，是會被看得清清楚楚的，有如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假裝遮掩的動作，又有何好處呢？」君子有錯即改，心中沒顧慮；小人有錯不改，還經常加以掩飾或推卸，以為如此就沒事，其實這種鴕鳥心態，適足以造成心中的不安，是以子夏在此說：「小人之過也必文。」

在孔夫子所撰的《春秋》中，記載了這一段的史事：魯昭公三十一年冬天，郲國人黑肱帶著濫城投奔魯國。按《春秋》的筆法，原本地位低下的人和枝微末節的事情，並不值得記載，這則史事會被記錄下來，是因為關係到魯國的國土變動。君子說：「出名不可以不慎重，就像黑肱，雖然帶著土地投奔魯國，是為了求生存而非求出

名，但是被史書記錄下來，反而留下壞名聲。所以君子在行動的時候，要想到是否合乎禮；在做事的時候，要想到是否合乎義。不要為了利益而違背禮，也不要在做出違背義的事情，才感到內心的愧疚。有人想追求名聲，《春秋》卻不加記載；有的人想要掩飾，反而被明白的記錄下來，這是為了懲罰不義的人。」這就是「欲蓋彌彰」成語的出處，由文中的「欲蓋而名章」演變而來。小人想要在做錯事之後，藉機文過飾非，終究是無法達到目的的。

小人之所以成為小人，乃在於其思想觀念不正確所造成，沒有智慧去認清事情的真相，卻以自己狹隘的眼光與心胸去看事情，造成井底之蛙的效應，造成以管窺天的錯誤，然而不認錯還要將錯就錯，怕別人看清真相，是以用盡各種辦法來掩飾，希望不要出糗，總希望別人不知道他的伎倆，縱使知道也不要提起，否則將恨這個人一輩子。所使用的方法，常是說謊，之後為了要圓一個謊，還要造十個謊，為了圓十個謊，還要造百個謊，最後必然謊話連篇，哪有不出事的道

理，這種僥倖的心理，經常讓人患得患失，以至於心神不寧，何苦要如此虐待自己呢？真正明理的君子，絕對不會有這些舉動，唯獨不明理的小人，才會用這種不上道的方式欺人欺己。

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勉勵子夏說：「你要當一位君子儒，不要成為小人儒。」古德的《人生九常》，可以使我們去小人而成君子：

常吃兩樣食物：吃虧、吃苦；常穿兩件外衣：文明、禮貌；

常練兩種技能：謙卑、真誠；常積兩種財富：慈愛、善良；

常施兩種哀矜：憐憫、寬恕；常忌兩種毒品：狂傲、貪婪；

常除兩種病灶：自私、虛榮。

常備兩劑良藥：自我反省、悔過自新；

常想兩件事情：別人的好處、他人的難處。

13 君子有三變

【原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君子表情變化三種　遠遠望之甚是莊重
子夏說明其中情況　各種現象處置不同

子夏說：君子的表情變化有三種：首先遠望很莊重。

我們的生活中，每天都會遇到種種不同的人事物，在遇到的當下，多少都會影響心情，心情的變化，來自於我們的修養，修養好的人情緒較穩定，變化較小；修養不好的人情緒較不穩定，變化較大；修養非常好的人，心情不受外境影響，能夠保持平常心。是以《大學》載：「身心有所忿怒，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恐懼，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偏好，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憂患，就不能夠端

正。身心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不在身上，雖然眼睛看東西，卻有看沒有到；雖然耳朵聽聲音，卻有聽沒有到；雖然有吃東西，卻不知道其中的味道，因而身心不能夠產生正常的作用。」又記載：「世人會因為親情關係，而產生偏愛；會因為厭惡關係，而產生偏恨；會因為敬畏關係，而產生偏從；會因為憐憫關係，而產生偏心；會因為輕視關係，而產生偏見。」這都會影響人的心情與表情，但對於一位君子來說，無論遇到任何情況，正好可以磨練其慎獨的功夫。要做到慎獨，《中庸》告訴我們，要做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夏深得儒家真傳，因此在此表達君子在平日生活的表情有三種，在此說第一種是「望之儼然」，表達了君子時時心存正念，沒有邪思，才能夠表現出莊嚴肅穆的態度。

言行舉止皆是心之所為，能轉識成智者，總是能在平時的生活細節上，能夠表現出平常卻不平常的作為。在《論語．述而篇》記述有

關孔夫子平時的起居與思想，能做到謙恭有禮，光明正大的心胸，在表情上自然顯現出「望之儼然」，飽學卻謙卑，聖德卻不居，不凡卻平常的行為，讓人肅然起敬。孔夫子平時在家閒居的時候，態度經常是怡然自得，表現出和樂的樣子；平時所謹慎的事情，就是齋戒、戰爭、疾病。如此對於身心靈健康的重視，並致力於和平的關心，展現與人不同的聖德。但卻自述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君子的為人，應該是裡外如一，不應該想一套、說一套、做一套，外表看起來莊嚴肅穆，一本正經的樣子，但看其待人處事，在其言談之間，卻是胡說八道，滿口髒話，這種外表的莊嚴，卻成為欺騙人家的伎倆，那就更可怕了，看似堂堂的君子，卻是十足的小人，

如此偽君子比真小人還難防更可怕，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說：「外表看起來很嚴肅，內心卻很懦弱，這種人可以用小人來比喻，如同鑽牆竊物的盜賊一樣。

我們的存在，是要對社會人群有利的，不要因為我們的存在使他人受害。是以古德的這篇《存在》鼓勵我們做到莊嚴的人格：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快樂起來，你是朋友；

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卓越起來，你是教練；

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強大起來，你是領導；

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聰明起來，你是智者；

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減少痛苦，你是醫者；

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行善積德，你是菩薩；

因為你的存在，讓別人覺悟修行，你是佛陀。

14 即之也溫和

【原文】即之也溫。

人靠近他感到溫和　子夏發表觀察心得
待人處事與人應對　可以顯出君子風格

子夏接著說：其次接近時很溫和。

人際關係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是疏離冷漠毫無感情，還怎能談到和諧與團結合作。因而在待人處事時，必須要讓人感到舒適而溫暖。因而在言行舉止上的關懷，是最能表現出一個人的態度。然而過分的關心，有時候也會給人誤解，是否懷有什麼目的，是以在與人來往時，當要考慮到互相間的關係，只要盡力做到適當的表達，才是最佳的表現。過與不及，未能合乎中道，其結果都不會很理想。是

以平時與人來往，當要認清自己的身分，與對方的關係，有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等，在言行舉止都應該要守分寸，如果過於隨便，必然會帶來很多的困擾。所以「溫」字的內涵，要能夠深入去體會，並且善用在生活中，讓人感到溫暖、溫和與舒適，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人感到討厭，甚至唾棄，所以子夏在此說君子的第二種表情是「即之也溫」。

想要學習君子的風度，表現彬彬有禮，讓人感到溫馨而沒有壓力，不過份干涉卻讓人很想接近。君子的存在有如佛菩薩一樣，人人尊敬，在別人遇到困難時，總能如觀世音菩薩一樣，做到聞聲救苦，無所不在，隨叫隨到。但平時又不會干涉我們的生活，卻在我們不如意的時候，都會想到佛菩薩的出現，這就是「溫」的效應。適當的溫度，讓人感到舒服，過熱過冷會給人帶來不舒服。在人際關係上，內在的品德與外在的禮儀，要能夠處理得恰到好處，才會讓人感到舒適，願意與我們交往，從此形成共識，親情與友情才能更為深入，

而且形成默契，從此合作無間。這種現象關係到家庭與職場的和諧，對於家道與事業是否順利，有非常重要的關係。孔夫子則在《論語・雍也篇》說：「一個人的本質勝過文飾，就會顯得粗俗；如果文飾勝過本質，就會顯得虛華；如果文質都能兼顧，才能成就內外如一的君子。」

要保持君子風度的恆溫而不失溫，必須要行中道，不能有過與不及的現象，是以平時要懂得自我檢點與改善，使偏離中道的習性去除，保有中道的本性，才能夠使自己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子貢問：「顓孫師（子張）與卜商（子夏），誰比較賢能？」孔夫子說：「子張過頭了一些，子夏不及了一些。」子貢接著問說：「那麼子張的能力比子夏要強嗎？」孔夫子說：「過頭與不及，都有失中道。」中庸之道才是待人處世最圓滿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才是會造成適溫的作為。太過造成浪費，不及使得效果不佳，這並不合乎大家的願望。每個人都想得到滿意的生活，但

不行中庸之道，是不可能有圓滿的結果。

中庸之道在文字上是一種形容的境界，實際上是在內心的感受，必須先開啟本性的智慧，才能徹底明白，且在生活中親自實踐而獲得，下列所敘述的情境，對落實中庸之道有幫助：

善良是一種本性，自愛是一種特性；
低調是一種美德，堅強是一種品德；
抬頭是一種底氣，低頭是一種勇氣；
拿起是一種眼界，放下是一種境界；
愛情是一種宿緣，親情是一種血緣；
回憶是一種懷舊，記住是一種懷念；
謙遜是一種善意，寬恕是一種善舉；
施恩是一種仁心，感恩是一種蓮心。

15 聽其言也厲

【原文】聽其言也厲。

聽其說話也很嚴正　表達心意不與人爭
子夏談論君子為人　從不虛假顯其真誠

子夏接著又說：第三聽他說話也很嚴正。

欲為君子必須做到，展現內心的誠信，表現出天生的率性，依據《中庸》記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明我們的本性出自上

天，只要依循率真的本性行事，就是合乎大道了。如果受到外境的影響而偏離正道，就應該要修正。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平時要多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在別人還沒有發覺之前，如果有所偏離正道，就應該先修正好，這就是慎獨的功夫。慎獨的功夫做到家，平時能靜心以守中道，如果遇到事情而起情緒的作用，必須恰到好處，才能不失中和，參贊天地的化育，這是何等神聖而嚴肅的事情，在言行之間大意不得，是以子夏在此表達君子表情的第三種變化為「聽其言也厲」，可見其應世的嚴謹。

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這是對至聖先師孔夫子對生活態度的描述，也是我們學習的目標。溫和才能使人親近，嚴肅才能使人不隨便；有威嚴小人自然不敢靠近，不猛則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恭敬則有益於與人來往，安詳則能以平常心待人處事。這幾句話看似簡單，卻是成就聖人的寫照，學習一輩子不見得能做得到，何況根本不要求自己去學習改善的人，那

就難上加難了。

君子一生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圓滿人道以成就天道，是以在平時的生活中，時時檢點自己的言行舉止，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為的是要淨化心性。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德而通篇》教導我們說：「德有天德、地德、人德之分。所謂的天德，乃是天道真理的表達，天道的品格，天道的神妙。所謂的理，是天道所隱藏的真理，天道運行的法則，通常以德來顯現，乃是宇宙一切的綱領，網羅一切。所謂的道品，乃是指天道的聖位，天道的神格，天道的原質，天道的容量，以及其神妙，天道的陽魂，天道的陰魄，天道的機能，天道的變化，天道的形態，天道的威嚴，天道的機關，天道的美善，天道的交通，天道的奧妙。所以天道可以容納一切，養育一切，摧毀一切，主宰一切，沒有私心，也沒有畏懼，包含無極和有極。所謂的地德，乃是萬物的生母，養育的本源，生存的平台，懷有深厚之德，是天道的根基。所謂的人德，即是指人的品味、行為、智慧、能耐、

素養、功業、眼界、胸懷、才能、道行、天賦、慧根、學識、志趣、愛好、形象的總合。上列的因素有缺劣，就是缺德，如果優良的就是有德。人的品德，就是生存的基本，生命的根源，上升的因素，能力的顯現，神明的翅膀，仙佛的指引，上天的梯階。所以聖明的人知道進修品德，喜愛財富的人進修事業，愛惜生命的人修正行為，知道要修德的人，可以通達天道；修業的人，通達地道；修行的人，通暢身心。」

古賢此篇《財色名食睡》，有助於我們進德修業：

財：小財是知足，中財是滿足，大財是富足，再大會失足；

色：小迷是欣賞，中迷麻煩往，大迷必悲傷，再迷會遭殃；

名：小有是努力，中有有點累，大有增壓力，再大就得墜；

食：小吃是生存，中吃補營養，大吃損健康，再多把命傷；

睡：小睡是自然，中睡去疲憊，大睡是浪費，再多就隨緣。

16 以為厲己也

【原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

君子有信後勞其民　子夏有說百姓敬欽
尚未取得人民信任　以為厲己民感被侵

子夏說：在位的執政者要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後再去使喚他們；如果還未取得百姓的信任，就去使喚他們，百姓恐怕會認為在虐待他們。

人與人之間，最佳的溝通方式就是誠信，然而自從有人類以來，在生活的互動中，因溝通上出現問題，又沒有耐心把事情說明清楚，因而產生互相猜忌，造成互相防備，深恐自己受騙受害，因而到處起疑心，於是將善良的本性打入冷宮，互相懷疑、猜忌、防患的情況，

成為熱絡的話題。人心離正道愈來愈遠，互相間的誠信愈來愈薄弱，造成上下前後左右溝通上的困難。有時雖然誠心幫助他人，由於得不到其信任，卻懷疑如此熱心，背後是否存在著什麼目的，而不敢接受熱心的服務。尤其上級的領導者，在得不到百姓的充分信任，要推動政策，必然怨言四起，怨聲載道，子夏在此則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

歷史的見證，領導者失信於民，國家能富強很難，百姓對於政令沒有配合的意願，縱使以暴政強壓於百姓，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如此的國勢必然日益衰弱，如果不能改善，滅亡已是必然的趨勢。這是由於人倫道德的敗壞，本性中的忠信不復存在，造成社會混亂國家敗亡的原因。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分析說：「當人心已失去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義理，才強調禮教。當世人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無法維持時，恐怕人間的亂象就

要開始了。」這時人民已經對於領導者失去信心，如果未能設法改善與人民之間的互信，再以強壓手段實施暴政，必然加速滅亡。

執政者當要知道領導統御，得民心則能得國，失去民心就會失國，是以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明而久篇》告訴執政者說：「平時要常崇尚賢能的人，盡力去開發自己的智慧；崇敬有聖德的人，並從其身上學得安撫百姓的方法。善於教化百姓的人，可使百姓向著仁慈的方向去做；大眾都能心存仁慈，自可心平氣和。平時要能順從天意，以及尊重民意行事；施展懷柔的政策，使百姓願意配合；撫卹貧窮困苦的百姓，使百姓能夠感動。要能清除奸佞惡劣的行為，使其不敢施展害人的伎倆；斷除惡風的傳播，制止對善良風俗的障害。時時以善言善語相勸，使世風能夠回復淳樸；教導正確的觀念，使人心得以端正。平息冤枉的案件，使人人內心得以平靜；化解怨聲載道的情況，使大家能過著心安理得的生活。發揚上天所賦予的真實本性，使能回歸本源；明白生萬事萬物萬象的大道根本，使能逆

循此道而找回無極至善地。要修回大道的根本，必須注意平時生活的小細節；要能夠包容他人的過錯，不要因此而產生爭執。雖然要求要嚴格，卻不可過於苛酷；雖然有時必須嚴厲處事，但不可因過度嚴厲而破壞和諧。做人要以厚實的仁德，與人相處要誠懇信實；態度雖要莊嚴威武，卻要合乎常道。要時時發揚國家的精粹，使其精神能夠源遠流長；要知道保持元神的根本，不使元氣流失。要知道養精蓄銳，以待需要之時；要能審度時勢，以善用擁有的資源。要知道造成時勢的玄機，以準確的方法對症下藥；要懂得隨圓就方，適度操持運用技術。使得往前能順利進行，不致發生障礙；退守時能夠安全無虞，不致有所損傷。當保守時，能夠堅固；當治理時，能夠安定。如此國力可以強盛，不致受到他國凌辱；百姓能夠富足，而不致窮困。這種才是有王者的風範，使得霸業得以昌盛。」民心的向背，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也考驗著執政者的德能。

17 以為謗己也

【原文】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取得王信而後進諫　歡喜接受悔恨可免
君王未信以為謗己　稍不注意立見危險

子夏接著說：要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後再去勸諫；如果還未取得君王的信任，就貿然去勸諫，恐怕君王會以為在毀謗他。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古時君王稟受天命，成為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功過是非由其一人承擔。然而明智的君王，知道身為領導者任務重大，如果靠其一人來承擔運作，恐怕力所難及。縱使再高明的領導者，也要為治理好國家，去尋找賢能的人才來幫他治理國家，才是明智之舉。然而日理萬機，難免會有心力才智

不足之處，此時輔佐的人才，當要善盡輔佐的責任，給君王合理的建議，使得政治不至於偏離正道太遠。然而進諫之道，歷來有許多方式，但必須要有效而安全為最主要考量。進諫之道，必須先取信於君王，使其了解自己的忠心，並能產生共識，才能夠受到君王的信任，進諫之事才能獲得美好的效果，子夏在此則說：「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當被君王以為是在毀謗他時，不但所進諫之事不能達到效果，從此失寵失信還算是小事，如果因此而丟掉性命，禍及家人及親族，那事情就太大了。

依據《論語・里仁篇》記載：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這是孔夫子的學生子游，在其學習的過程中，對於與君王、朋友交往時，如果發現其有缺失，要如何處置的方法？當君王有所缺失，本於職責要對於進諫時，必須懂得善用時機與方法，使其樂意接受，願意改變，才會產生良好的效果，發現有所不悅，或者不能接受時，應該暫時停止，另外想辦法，不要用死纏爛打的方式，讓

君王感到厭煩，就不會有好下場，輕者自取其辱，重者丟掉職位，更嚴重性命不保。結交朋友，當其犯錯時，身為摯友應當給予勸諫，使其回心轉意，不至於越陷越深。但當他暫時無法接受我們的建議，應該要及時停止，觀察情況之後再想辦法去處置，絕對不要因是好朋友而不考慮其情緒反應，窮追不捨去煩擾他，造成朋友受不了而選擇疏遠我們，那就不是良策了，所以無論是進諫或勸諫，都應該要深入了解，善用良機，使用有效的方法，才能達到事功。

人人都具有佛性，原本都是平等的，由於因果關係，才造成不平等的現象。如果想要回歸本位，無論我們今世扮演任何的角色，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都應該了解自己的佛性，並力行修復，不要讓自己的習性再製造不平等，讓回歸本位的時間遙遙無期，卻讓自己沉淪在苦海中難以出離。累世的習性造成了命運，如果能夠在其中看清楚其結構，不要被人間的名相所迷惑，借著命運中的假相，找回本性的真面目。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九章所說：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人間再好的道理，如果只停留在名相的詮釋與讚揚，對於自己找回本性是沒有幫助的；如果能夠落實在心性上的淨化，平時在自己的心性上檢討改善，自然就不會有對君王的進諫或對朋友的勸諫，產生心中的不舒爽，造成互相之間的矛盾。

人生的一切都是此心的作用，古德這篇《心》，教導我們：

有同情心，才能利人；有體諒心，才能容人；
有忍耐心，才能做人；有慈悲心，才能度人；
有艱難心，才能助人；有沉潛心，才能學人；
有明智心，才能觀人；有包容心，才能處人；
有厚道心，才能謀人；有細節心，才能察人；
有信任心，才能用人；有責任心，才能育人；
有美麗心，才能示人。

18 大德不踰閑

【原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不可逾越範圍 謹慎行事以免違規
子夏說明大德小德 小德出入免於吃虧

子夏說：「大的節操不可超越範圍，小的節操稍有出入是可通融的。」

節操展現一個人的品行與德量，是一個人生活於世間重要的條件，是修身養性的重要指標，人格成敗、家道的興衰、社會安危、國家興亡、風俗好壞，都建立在節操的基礎上。節操是屬於內在的涵養，而表現在待人接物上的行為，除了家庭、學校、社會的教育之外，個人平時內斂自化的涵養，佔有重要的成分。然而世人受到形形

色色外境的影響，清純的本性難免會受到污染，致使在平時生活的應對上，出現偏離正道的行為。只要我們稍加謹慎注意，及時改善，自然無傷大雅。《易經・復卦》載：「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告訴我們在離正道不遠時，就要趕快回歸，才不至於有大悔恨，可獲得大吉祥。趕快回歸正道，就是要我們修身養性。每天能反省自己以修身養性，隨時調整心態以回歸正道，就不至於偏離正道太遠，從而墮入苦海深淵，子夏在此告訴我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雖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不可以此為理由來為自己錯誤的行為開脫，以至於處處找理由來原諒自己，還拿別人的錯誤來比較，認為自己還好，沒有比別人差，天天如此，日積月累，小過將成為大過，小錯將成為大錯，終究造成不可挽回的罪孽，簡直是在傷害自己，從而禍害社會。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分析說：「無心犯錯稱為過，有心犯錯稱為惡。過失是出在自己不知道，罪惡

是有所倚恃而造成。所以有過失的人，天律允許他改過自新，自然有懺悔的條例存在；恃勢造惡的人，天律降貶到地府去懲罰，所以姦淫遭禍的天律很難寬恕。要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心，難道在生出來之後，反而又要將他殺害呢？」

接著又說：「《書經・太甲篇》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這並非上天想要殺人，實在是自己造孽所引起。所謂孽，是罪惡的積蓄。如果堅持造惡業而不悔改，所造的罪孽不是更嚴重嗎？世人又何必那麼辛苦，自尋煩惱，自招災殃。有時報應在自己身上，有時報應在子孫，最後導致無窮的禍害，到處流竄，災禍一波一波接著來到。因此導致遭受刀兵劫、水火劫、瘟疫劫，不但造成自身難保，而且還貽害子孫。《易經・坤卦・文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災殃未受盡，必然無法昌盛，說起來真是讓人感到大聲嘆息。而且每個人都有天生的良心，各自具有本性的理智，能夠斷除無明，知道何事是罪惡，然而還故意去做的原因，無

非是貨利障礙自己的良心，因而造成良心的困擾不安，還不斷地沉迷在其中。」

接著又說：「貪嗔癡愛的念頭過於強盛，因而產生顛顛倒倒的情形，沉迷於其中而無法覺悟。如此下去，就會漸漸養成貪婪的習性，因而造成苛刻剝奪的罪惡；又會漸漸養成邪淫放蕩的習性，因而造成奸詐邪惡的罪惡；又會漸漸養成猖獗狂妄的習性，因而造成強暴橫逆的罪惡。而且過於傲慢狠毒，必然形成暴虐的惡性；過於殘忍，必然形成凶險毒害的惡性；過於輕薄，必然形成詐騙隱瞞的惡性；過於犯法作亂，必然形成狼吞虎嚥，侵犯他人的惡性。至於那些不忠不孝非常奸惡的罪魁禍首，天律是不可能赦免他們的，就不必再說了。噫！況且在夏商周三代以來，世俗的風氣一天比一天薄弱，人心越來越不如古人的淳厚。雖然說這是時局所造成，重要的是，人事的造作不能沒有責任，大概都是習性所造成。由於親近君子的時間較少，親近小人的時間較多，交遊不夠謹慎，經常與一些小人為伍的原因。」

19 子夏之門人

【原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門人灑掃應對　進退禮儀尚稱可貴
子游評論皆是末端　根本道理則是不會

子游說：子夏的學生，對於灑水、掃地、應對、進退等禮儀還可以，這只是小細節而已，但根本的道理就沒有學到了，這怎麼辦呢？

子夏（西元前507年至西元前?年），姓卜名商，字子夏，生於春秋末年，家庭貧窮，勤學好問，精通《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陪伴孔夫子周遊列國，經常與夫子問答，夫子稱讚他正直坦率，心中沒丶有雜念，經常有獨到的見解而得

到夫子的賞識，與子游同列為孔門十哲中的「文學科」。子夏繼承了孔夫子的教育思想，繼夫子之後，進一步研究整理古代的文獻，到各地講學傳播道德理念，宣傳夫子所倡導的禮樂，對當地的文化繁榮，以及民風的教化，做出莫大的貢獻。於孔夫子辭世後，居於西河（今陝西省大荔縣）專心執教，連當時的魏文侯都前來拜他為師，禮敬有加，李克、吳起、西門豹都是他的學生，可見他的影響力。由於他的氣質很像孔夫子，所以西河的人將他看成孔夫子一樣尊重。然而他的一些理念，與一些同學有不同的看法，在本《子張篇》前面，與子張在交友上的看法不同，在此則與子游在教育學生的方式有所不同。

子夏曾向孔夫子請問夏禹、商湯、周文王的德行說：「三王的品德，能與天地相配，請問是如何與天地相配呢？」孔夫子說：「他們都能奉獻三無私來為天下人效勞。子夏問說：「膽敢請問什麼叫做三無私呢？」孔夫子說：「像上天一樣無私地覆蓋萬物，像大地一樣無私地承載萬物，像日月一樣無私地普照萬物。古代聖王與天地同心，

有著如同天、地、日月一樣，對世間萬物無私的氣度和胸懷，並以無私之心關愛著天下民眾。」孔夫子還引用《詩經》中所記述三代聖王的德行說：「聖人自身的德行極其清明，志氣微妙如神，敬事上天，教化萬民。」子夏聽到這裡，肅然起敬，倚牆而立，恭敬地說：「弟子不敢不接受老師這番的教導。」

由於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得當，教導出來的學生，都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並發揚孔夫子所倡導的儒家精神，成為當時各諸侯國爭相聘請的人才。然而在同學之間，雖然師出同門，但對於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仍有其不同的地方。然而不妨礙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最主要他們都是秉承儒家教化世人的精神，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子游認為教育要向著大方向去努力，子夏則認為要從基礎上做起，各有各的著眼點，如果能夠兼而用之，可以更為圓滿。子夏教導學生，從平時生活的灑水、掃地、應對、進退等的禮儀小細節做起，才能夠培養完美的人格，然而子游認為這些枝末小節，不足以建立學問的基礎。

學習方法雖然不同，但殊途同歸，都想要回歸本性。因而平時接受教育，就是要去除不良習氣，古賢這篇《人之氣》，正可以為我們的借鏡：

去躁氣，寧靜平和；去浮氣，求真務實；
去驕氣，謙虛謹慎；去嬌氣，敢闖敢拚；
去俗氣，堅守原則；去狂氣，低調為人；
去怯氣，勇挑重擔；去小氣，有容乃大；
去濁氣，清新自然；去暮氣，積極進取；
去惰氣，只爭朝夕；去戾氣，與人為善；
去僵氣，靈活求變；去迂氣，明理豁達；
去虛氣，實在做事；去奢氣，節儉樸素。

20 君子之傳道

【原文】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子夏聽到子游評論　言游有過於道有損
君子之道傳授先後　次序顛倒學習受困

子夏聽了這些話後說：唉！言游（子游）說錯了。要學習君子之道，何種項目先傳授？何種項目後傳授？

探討事情，難免一番的針鋒相對，然而從爭辯當中，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修為，心胸是否寬闊，眼光是否遠大，從互相的應對討論中，從說話的內容，以及所使用的口氣，可以判斷其人格素質。子游在上一篇對子夏的教導學生，偏重在日常生活的灑掃、應對、進退的

禮儀上，顯得格局不夠落落大方，在此子夏則對於子游說法的回應，並說出其理由，學習君子之道，依據人的品德資質，在授課的次序上，應該要有所選擇，是以在文中說：「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就其所言也不無道理。

做一件事情，當要考量其先後次序，以及輕重緩急，其中的互相關係，做出合理的運作，才能夠達到效果，並非憑一己之私的考量，自以為是的霸道，就可以將事情處理妥當。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分析說：「當大道展現安定時，較容易維持秩序；當事情在未形成前，較容易策畫預防。在事物還在脆弱時，較容易破壞；在事情還在微細時，較容易分散。所以在事情未發生前，應先做好妥善的準備；禍亂在未發生前，應先做好防治的準備。多人合抱的大樹，是由小草長成的；九層高的土台，是由小土石累積而成；千里迢迢的行程，要從腳下第一步走起。妄加作為必然失敗，妄加執有必然失去。聖人知道這些道理，能以無為應事，所以不曾失敗；能不執著，所

以不曾失去。一般百姓不明其理，往往行事在接近成功時，卻遭到失敗。如果能夠時常抱持謹慎的態度，就不會出現失敗的事情。所以聖人所希望得到的是，真理大道與清靜無為，不希望獲取更多的慾望，不以獲得難得的財貨為可貴；所希望學習的是找回本性，不要學習無益於本性的知識，又回復到眾人經常犯過錯的習性。借著本性的感化，使萬物回歸自然，而不敢胡作非為。」修學最重要的目的，除了充實學識之外，改變氣質，淨化心性，才是最重要的目標，要如何因材施教，以達到此目標，是為人之師的責任。

如何在教育下一代成為睿智之士，成為社會國家的棟樑，身為人師，當要有明智之舉，才不至於誤人子弟。是以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知而強篇》說：「明知道天道運行者為聖明，能夠深識人道者為高明，有自知之明者為英明。能夠順應天道者為神聖，能夠戰勝他人者為英勇，能夠戰勝自己者為真傑。所謂的天，其大能至無邊無際，其小能到至精至微。天道所隱藏的真理，沒有形象；天道所展

現的現象，氣象萬千，其中變化無窮。大道所蘊存，其中蘊藏真理，自然運行天道。當天道展現欣喜時，天地能夠祥和，萬物足以生發；當天道展現憤怒時，天地震動，災星頻頻降臨。因而明白天道者稱為聖明，是因他知道順應天道。」明白天道之理，順應天道行事，就不會偏離正道而互相批評，人與人應該互相鼓勵與輔助，才得以和諧。

真正明白真理者，在待人處事上，必然以無為之法行於正道，絕對不會強調有為法而互相爭論，導致互相間產生矛盾而造下惡業，古德有《名之悟》好文一篇，可提供我們回歸正道之用：

名利人人貪，利字在裡邊；名中若無利，何人把他貪。
本是水中月，我祖留真言；一切皆虛妄，莫做真實觀。
眾生皆顛倒，念念起貪婪；不悟真實性，皆被妄執纏。
人人當覺悟，法雨潤心田；斷滅地獄種，空透天地間；
本來無一物，圓明照大千。

21 草木區以別

【原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子夏分析教育理路　譬如農夫種植草木
其中各有不同類別　教導方式因其程度

子夏接著說：以草木的種類來做比喻，可說有各種不同的類別。

依據《論語・陽貨篇》記載：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經》記述著當時許多的民情風俗，以及國家的禮樂祭祀之事，還有各地方出現的鳥獸草木，可說是包羅萬象，對於增長見識有莫大的幫助。因此孔夫子在此章鼓勵學生們有空要多研習《詩經》，其理由是，《詩經》可以增長智慧，可以觀察

事理，可以使群體和諧，可以抒發感情。就近而言，可以教導我們侍奉父母；就遠而言，可以教導我們侍奉君王，還可以多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以及其相關的種種情況，可說是一座靜態的博物館。子夏對於《詩經》的研究頗為深入，因此在回答子游對他的質疑時，聯想到《詩經》中有談及草木之事，所以用來比喻。草木因為種類的不同，生長的條件不同，會因時間、地點、氣候、土質不同，栽種培養的方法也不同，最重要是要能夠成長，有益於環境及國計民生，是以子夏在此說：「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人類因為素質的不同，教育的方法也有異，所以要因材施教，才能教育出國家良好的賢才棟樑，給家庭社會國家帶來實益。

孔夫子在《論語・子罕篇》說：「到了歲末寒冬，然後才知道松柏禁得起考驗而不凋謝。」大自然的一切，必須經過環境的考驗，才能夠檢驗出功能與效益。世人在每天生活中與人事物接觸，必然會產生不同的反應，這反應顯現出一個人的智慧與修為。真明理的修道

者，必然時時反省嚴以律己，改善自己的缺點；還要尊重別人寬以待人，成人之美於無為之中。平時要堅持正確的觀念，修正錯誤的心念及作為，爭取自己明心見性，修至涅槃至善地，才與正道能相匹配，否則容易自以為是而誤人誤己。麻雀難知鴻鵠志，賢人怎明聖人心，菩薩無法測佛智。在沒有到達究竟明白之前，都有偏離正道的可能，是以要時時反觀自照，除妄以顯真，才是正確的。

在《中庸》記載著子路問「強」？對於其境界，孔夫子分析說：「你問的是南方的強呢？還是北方的強呢？還是你認為的強呢？以寬和柔順來教化人，不報復蠻橫無理的人，這是南方的強，是平時君子所謂的強。隨時準備武器與人爭戰，雖死也在所不惜，這是北方的強，是強橫的人平時所謂的強。所以有德君子，和順而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強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這才是真強啊！國家政治上軌道，不改變心志，這才是真強啊！國家政治黑暗，到死堅守原則，這才是真強啊！」唯有聖如孔夫子，對於事情觀察入微，而且行於中

道，才能有如此深入淺出的詮釋，而且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這正是我們學道的好典範。

《論語・子罕篇》記載：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這是孔夫子對於農作物成長過程的觀察，農作物發芽而不開花，是常有的事；開花而不結果，也是常有的事。其原因就是不努力栽培與照顧，只想守株待兔式的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事情。修道只明理而不去實踐，也是無法有成道的好結果，因而在人間的生活道場中，能夠依據古德下列所說的話去研究實施，必有好成果：

用清靜靈明的思想，讓生命博閑宏觀；

用端正純善的信念，讓生活和諧圓滿；

用精進不懈的態度，讓生涯完美璀璨；

用溫和敦厚的氣息，對生機蓬勃發展。

22 其惟聖人乎

【原文】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君子之道豈可誤導　有始有終聖人之道
子夏再論教導學生　因材施教始可稱好

子夏又接著說：君子之道怎麼可以妄加教導呢？至於能夠做到有始有終的，那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啊！

肚子容量不大的人，難以吃大餐；體力不好的人，難以扛重物；心胸不寬闊的人，難以能容忍；智慧不足的人，難以擔大任。所以學習事情不可求快，要能踏實做到精準，對於待人處事才會有幫助。君子學道，也要看自己的資質去做適度的學習，不能好高騖遠，造成半途而廢，或者造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些都是不良的現象，於己

於人都不好。要知道與人相處，不論是在教導他人或者與人共事，都要先弄明白搞清楚，再研究如何處理，才不至於失敗。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這是孔夫子觀察人情世故的心得，可以與人共同學習，不見得就能共同行於正道；雖然能夠共同行於正道，不見得人人都能夠堅守崗位；雖然能夠共同堅守崗位，不見得能夠有通權達變的共識。」子夏長期受到孔夫子教育的薰陶，說出這樣的心得：「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依乎誠，能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這並非賢人以下的層次能做得到的，有志於修道者，也只能往至誠之道學習，做到「擇善而固執之」就很不錯了。所以要努力依據《中庸》所載去學習：「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勤能補拙，熟能生巧，修道之實，在於親證，親證在於平時生活與人事物的接觸中，去證得真理的可貴，回歸正道的實相。

聖人之道，必須在淨化心性下功夫，只因本性中具有仙佛聖真的本質，只要天天在接觸人事物時，勤於修身養性，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才能夠去除妄念執著，以使本具的佛性顯現出來。誠如《中庸》所說：「真是偉大啊！聖人所推行的大道，浩瀚無邊，能夠生養萬物，其德與天一樣崇高，而且充足有餘。三百條的禮儀，三千條的威儀，這些都是有待於聖人來推行。所以說，如果沒有至高的品德，就不能成就至上的大道。因此君子要能崇尚道德修養，而且要在正道上去追求學習，使能達到廣博的境界，而且極盡精微的地步；又要洞察極高深之處，而且要奉行中庸之道。不但要溫習舊的學識，而且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隨時要以誠敬的心，奉行禮節。如此才能做

到，居上位而不驕傲，居下位而不反背。」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這是屬於自己內心的事情，理當由自己時時內觀去修正，如今濟公活佛再以《自我期許》一文來勉勵我們：

立身要立萬世佈道之身，
做人要做千秋不死之人，
生的意義就是濟世救人，
活的意義就是立功言德。
禍福吉凶無藥醫，心癡還須功德醫；
克己復禮心存意，挽轉乾坤事咸宜；
有德無功道難成，業障冤障難消棄；
有功無德便成魔，自高妄大即是迷。

23 仕而優則學

【原文】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從政當官處理政務　多餘時間知新溫故
子夏述說人生感想　學有所成可入仕途

子夏說：「當官處理政務，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就要多去學習；讀書人學有所成，有多餘的精力，應該要出來當官以服務百姓。」

所謂的「學以致用」，是提醒我們平時的學習，要能夠派上用場，實際運用在生活上，對於平時的生活有所幫助，才是學習實際的真諦。如果平時只顧學習，在必要的時候卻派不上用場，那就等於白學了，不但浪費時間和精神，這會給別人笑話我們，是一個書呆子，

甚至於稱為書蟲，這會給自己學習的信心，帶來很大的傷害。是以平時學習要能夠活用在生活上，給自己打開困境，排除障礙，開創光明遠大的前程，展現學習真正的功能。子夏在此則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一個從政的人士，平時當要盡全力在自己的崗位上為民服務，為了有效為百姓服務，應當在閒暇之餘，多利用時間去學習，與服務百姓相關的學識，以增加經驗，做好服務百姓的工作才是。一般讀書人，從事學術的研究工作，必須利用機會為民服務，以證實所學真正可以派上用場，當官從事政務，是一種直接而有效為民服務的方法。

一個人是否具有智慧，在其待人處事的應對上展現出來，學習外來的知識可以增長見聞，並要懂得善用知識當工具以開發本性中的智慧，讓知識與智慧得以產生相輔相成的作用，增強性命雙修的功能，讓福慧兩者在生活中產生效用。如同今日有許多人談修行，我們必須借助古德所留下的經典，成為開啟智慧的工具。古聖先賢所留下來的

經典，是他們修行智慧的結晶，然而對於我們而言，也只是知識而已，如何讓聖佛的智慧，變成我們的智慧，這就必須要經過轉識成智的過程，由修身進而修心，由修心而修靈，由修靈而修神，由修神而修性，等到清淨本性之後，自然入道。當轉識成智之後，自然能明理而實修，這才是真修道。

大道本來是無形無相，但必須從顯現於萬事萬物萬象去理解，在大道所顯現有形與無形之間的關係，必須有智慧的人，才能從其中的演變明其真相，有如此的智慧，才得以善用萬法而不被迷惑。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中分析說：「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一旦聽聞大道，隨即能體悟而勤於修道；具有中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覺得若有若無，半信半疑；下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認為荒誕不經不屑一顧，而且以大笑回應，這種沒有智慧的人，如果不嘲笑大道，怎麼能夠顯出大道的尊貴呢？古代聖哲常說：真正明理的修道士，表面上好似不懂；真正精勤的修道士，表面上看似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修

道士，表面上與凡人一樣。具有高尚品德者，通常具有空谷一般的胸襟；真正洞悉大道者，受到侮辱也不在乎；具有廣大德量者，總認為德量還不足；懂得累積德量者，常常在暗中默默進行；具有率真品德者，必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真正的廣大，沒有疆界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能堅持到最後去完成。大道的天籟，難以耳朵聽到；大道的真相，難以肉眼看到；隱藏的大道，其真相難以稱名。事實上，唯有大道才有能力，善於運作而成就萬物。」能夠明白大道在有形無形之間的互動，而以有為無為的方式去運作，這是學有所成的修道士，才能夠做得到。

濟公活佛這篇《內心的六度》，有益於修行，增長辦事能力：

和顏悅色對待人，就是內心的佈施；不說他人之是非，就是內心的持戒；聽聞謗語不瞋恨，就是內心的忍辱；修改脾氣和習性，就是內心的精進；遇事能平心靜氣，就是內心的禪定；有勇氣面對煩惱，就是內心的智慧。

24 喪致哀而止

【原文】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說明守喪本質　盡力表達哀傷而止
不可過分悲傷痛哭　以免失去喪禮之旨

游說：「參與喪禮，只要能夠盡力表達哀傷就可以了。」

生老病死是自然現象，但是人總是喜歡生存而不喜歡死亡，喜歡獲得而不喜歡失去，喜歡前進而不喜歡後退，喜歡賺錢而不喜歡虧本，喜歡升官而不喜歡降官。然而當業力現前，命運坎坷的時候，我們也無能為力去改變，真能夠坦然面對的，唯有聖人才能做得到，是以《易經·乾卦·文言》載：「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唯獨聖人的睿智，才能知道宇宙的真相，因果的法則，命運的始末，變化的過程，所以能夠做到無憂無懼，不至於對於人間的生死存亡得喪進退的不清楚而產生憂慮，所以能夠坦蕩蕩過日，還能與一般人一樣遵守道德禮儀，而沒有超乎常情的現象，遇到任何的變化，都能夠以平常心面對。子游在此對於參與喪禮則說：「喪致乎哀而止。」

《禮記・檀弓上篇》記載：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可見參與喪祭之禮，重在於內心表達哀敬，而不在外表的禮儀。然而不明白祭祀之禮的人，總以為外表能夠裝飾得華麗而有體面為要，在心中卻沒有一點哀傷之心，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回答林放問禮之本時說：「你所提的問題意義很重大啊！禮儀的表達貴在中和，如果只求過分的鋪張，倒不如節儉；舉辦喪禮，如果只求場面的豐盛多變

化，倒不如內心表達哀戚。」又在同篇記載：祭祀祖先，就要如同祖先來到現場；祭祀神明，就要如同神明來到現場。孔夫子說：「我不以誠心參與祭祀，就如同不參與祭祀一樣。」誠心表達禮敬是對神明的尊敬，誠心表達哀傷是對亡者的尊敬。

對父母的盡孝，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父母親健在時，要盡禮數來侍奉他們；在他們過世時，要依據禮數來埋葬，依據禮數來祭祀。」要懂得慎終追遠，才能夠使民德歸於厚道，使民風歸於純樸，這是執政的領導者要率先去提倡的。孔夫子又在《論語・八佾篇》提醒領導者說：「居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以寬容厚愛對待下位的人，奉行禮儀時不能夠莊敬肅穆，親臨喪禮時不能表達哀傷之情，我怎麼能看得下去呢？」臨喪能表達哀思之情，才能夠產生感動人心的作用，使得百姓能夠誠心服從歸附，在領導上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孔夫子對於喪事的態度，是莊嚴肅穆的，《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在有喪事人家的旁邊飲食，不曾吃飽過，孔夫子在當天

哭過，就不再唱歌了。《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夫子遇到穿喪服的人，穿官服的人，以及盲人，在相見時，年紀雖然小，必定站起來，經過他們面前時，必定快步前進，以表示尊敬。

人生在每日的生活中學習，在生老病死中，我們體悟了多少，古德此篇《人生感悟》提供我們更多的領悟空間：

愛：它不屬於人生的全部，但它屬於自己的生活。
情：它不屬於人生的思想，但它屬於自己的過程。
錢：它不屬於人生的關鍵，但它屬於自己的希求。
玩：它不屬於人生的理想，但它屬於自己的空虛。
酒：它能交到想要麻醉人生的朋友，但它不能成為逃避現實的工具。
煙：它能交到極度空虛寂寞的朋友，但它不能成為消遣寂寞的過程。
錢：它能交到追求虛榮奢華的朋友，但它不能成為骯髒交易的買賣。

25 子張難能也

【原文】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我的朋友名叫子張　難能可貴令人欣賞
子游表示然未達仁　但其作為仍有其長

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可說是難能可貴，只是尚未完全做到仁道而已。」

子游與子張同為孔夫子的學生，子游善於文學，與子夏同列孔門十哲的「文學科」，秉承孔夫子的教誨，注重禮樂教化。子張善於鼓琴，氣度恢弘，與子夏、子游堪稱孔門中的後起之秀。子張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師也過。」說其言行過於誇張。當他在《論語・為政篇》請教孔夫子，要怎樣才能取

得官職獲得俸祿時，夫子針對他個性的缺失，藉此機會提醒教導說：「要多聽別人的意見，如有疑問就暫時放一旁，等到是當的機會再予解決，對於其他的部分，在說話時也要謹慎，招致怨尤的事情就會減少；要多看別人的做事方法，如有感到缺陷而不安時，應暫時保留，對於其他的部分，行為也要謹慎，導致後悔的事情就會減少。說話少招來怨尤，行為少導致後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由於子張行事尚缺謹慎，在言行上難免衝動而偏離中道，與行仁道成就君子，還有一段距離，但其對於禮樂頗有貢獻，是以子游在此對他的評論是：「「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依據《論語．顏淵篇》記載：有一次子張請問孔夫子，如何增進德行以及辨別迷惑？孔夫子說：「心中經常存著忠誠信實而不忘失，還要能改過向善，這樣就能夠增進德行了。喜愛一個人，就希望他活著；當討厭他時，又希望他即時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這不就是迷惑嗎？」由於子張的個性好大喜功，大多著重於外表的行為，缺

乏內在的素養，依據《論語・衛靈公篇》的記載：有一次子張請問孔夫子，怎樣才能讓事情進行得通暢？孔夫子說：「說話要真誠而守信，做事要踏實而認真，即使在文化低落的蠻邦，也可以行得通。說話不誠實而沒有信用，做事情虛浮而草率，即使在自己的家鄉，能行得通嗎？所以一個人在站立時，就彷彿看到『忠信篤敬』呈現在眼前；坐在車上，彷彿看到『忠信篤敬』倚靠在車前的橫木。如此銘記在心而不敢忘記，這樣才能行得通暢。」子張聽到這些話後，當下將這些話寫在衣帶上，以便隨時省察。

想要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去檢點，而且要從心上下功夫，才能徹底而有效。一般人最容易在酒色財氣方面沉淪，這是由於對於這些混在人間的東西，最容易麻醉我們，腐蝕我們的注意力，暗中消耗我們的精神，如果不能覺察而改善，將在此墮落，濟公活佛在此則以《酒色財氣四堵牆》來提醒我們：

酒是穿腸毒藥，嗜酒成癮，易令人不知白晝黑夜，醉生夢死。
往往造下傷及他人的禍端，對身體的摧殘，深受其害猶不知啊！
色是刮骨鋼刀，好色之徒，貪花迷媚，風流不畏人知。
已猶不覺，沉溺香夢，風月消沉，浪漫無度。
色到情動脫不開，殊不知腰間陰劍刺入骨，斬誅淫啊！
財是下山猛虎，財乃是廣結良因善緣所有，
若心生奸巧取不義之財，喪盡仁義道德，良心湮埋無遺。
越奸巧越貧窮，奸巧之人遇奸巧，有何人財到眼前，看得淡啊！
氣是惹禍根苗，瞋恚心是根本無明，隨著六根牽引造下業端，平和之心頓然消失。氣憤惱怒亂元性，若能不責小過，不發陰私，不念舊惡，
自然養德遠害啊！
酒色財氣四堵牆，降龍伏虎無欲剛，常省自心懺前愆，克念作聖歸仙鄉。
修道原來很簡單，但是心念若稍有偏差，天堂、地獄就分不清啦！

26 難與並為仁

【原文】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論述子張儀表　冠冕堂皇可稱佼佼
並行仁道尚有困難　行為舉止仍有可效

曾子說：「子張具有堂堂的儀表，但最困難的是，還未能做到並行仁道。」

曾參，字子輿，父親曾點，同拜孔夫子為師，生於魯定公五年（西元前505年），資質魯鈍，反應不靈敏，學習能力不強，比同學加倍努力才能跟得上。他卻是一位非常孝順的人，孟夫子教導學生孝道時，即以曾子為典範。曾子於雙親過世後，每讀《喪禮》，經常涕泣滿襟。依據《禮記・曾子大孝篇》記載：「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

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把孝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止於事親，實是百善孝為先最佳的註解。曾子在十六歲時，奉父命前往楚國拜孔夫子為師，當時為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年），孔夫子時年六十三歲。由於曾子能通孝道，授以學業，後著《孝經》，與子張、子游、子夏，都是屬於孔夫子年輕一代的學生。他在此對於同學子張的評論是：「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同學之間的情誼，有時共學，有時互相討論，有時互相評論，這些都是人的常情。然而只要在學習上能夠產生正面的互動，一切都是良好的，最怕的是產生負面的影響，那就不好了。曾子對於學道，一向慎獨守約，主張力行重於談論，在《論語‧學而篇》說：「我每天多次反省三件事情：為別人辦事，有沒有不盡心盡力的地方呢？與朋友交往，有沒有不坦誠守信的地方呢？對於所傳授的道理，自己是否有未實踐的地方呢？」又說：「對於父母的喪禮，能夠謹慎而極盡哀傷；對於祖先的祭祀，能夠虔誠追念。能夠做到如此，社會的風氣自然會漸趨淳厚

了。」

曾子律己甚嚴，雖然在臨終時，仍不忘潔身自愛，一心向著正道。依據《論語・泰伯篇》記載：曾子在生命垂危，召集學生到床前說：「揭開被子，看看我的腳，看看我的手。《詩經・小雅・小旻篇》說：『要小心謹慎啊！就如同站在深水的邊緣，就如同走在薄冰上面。』我知道從現在開始，可以免除身體受到毀傷的罪過了，弟子們要記住啊！」當曾子病危，任性猖狂的孟敬子前來探病，還慈悲盡力教誨他說：「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居上位的人，待人處事要注意三件事情：行動時要想到遠離粗暴無禮，傲慢不敬；要端莊儀容，自求內心的信實不妄，不可有所虛偽；語言表達時，要避免鄙陋粗俗，違背情理。至於禮儀的細節，自有主管的人員去處理，就不必為此操心了。」

有關於子張，他也想從事政治以服務百姓，做一位堂堂正正的大丈夫，所以在《論語・堯曰篇》，曾經向孔夫子請教從事政治的條件，

孔夫子說：「要能夠尊重五種美德，摒棄四種惡事，才能從事國家的政事。」子張接著問：「什麼是五種美德？」孔夫子說：「在上位的領導人，要能夠施恩惠於民而不浪費，使喚百姓而不惹怨恨，雖有慾望而不貪求，身心舒泰而不驕慢，雖具威嚴卻不凶猛。」子張又問：「什麼叫做惠而不費？」夫子說：「依據百姓有利益的事情去做，使百姓能得到利益，不就是施恩惠於民而不浪費嗎？選擇可使喚的時機使喚百姓，又有誰會怨恨呢？想得到仁德就得到仁德，又何必貪求呢？上位者不可因人數的多少、官位的大小而分別，在行事上不敢怠慢，這不就是舒泰而不驕慢嗎？上位者平時儀容端莊，讓人看起來嚴正而肅然起敬，不就是威嚴而不凶猛嗎？」子張又問：「什麼叫做四惡呢？」孔夫子說：「不加教導，有違犯就殺戮，稱為虐；不事先告誡，卻只看成效，稱為暴；延誤發令，卻要限期完成，稱為賊；發放財物，卻百般刁難，稱為有司。」孔夫子這些說法，都是針對子張的個性量身訂做的，使其在從政時，能彌補其缺失。

27 必也親喪乎

【原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轉述夫子說過　凡人平時真情難獲
如果能獲必在親喪　真情流露可見真果

曾子說：「我曾經聽老師說過：『人在平時很難有自然表露真情的時候，如果有的話，也必定是在親人死喪的時候。』」

真情流露是世人率性的表現，是上天所賜天性的作用，本來在日常生活中時時都能顯現的，自從來到人間受到塵慾的污染之後，就被塵封了，非得要等到特別的機會，才能再度重現於人間。塵慾的污染，使得本性隱藏而習性做主，從此就受到命運的左右，除了能夠覺

醒的人之外，幾乎都落入苦海的漩渦中輪迴，煩惱痛苦不已。然而要覺醒，也必須有明白真理的明師指點，才有機會走出輪迴的漩渦。尤其如今末法時期，已經離正法很遠，更難以在無明師引導之下，能夠親證正法，是以玄策在《六祖壇經》說：「在威音王佛以前，自己證悟佛法即可，但在威音王佛之後，無明師引導而能自己覺悟的人，全是天然的外道。」有時在親人死喪時，也會有真情流露的情形。如今的社會，由於道德觀念薄弱，對於親人的喪亡，有些人已經不在乎，甚至於為了利益，希望親人早些離世的現象，也時有所聞。曾子是一位非常孝順的聖人，所以他從孔夫子所聽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親子之間互相連心，這是天性的作用，是自然的流露，但當天性被人間的慾望所埋沒的時候，道德觀念已經沉淪，難以在人倫中起作用，從此社會開始進入混亂的狀態，世人就難以有安寧的日子可過，除非世人自己覺醒，除盡覆蓋在本性上的污染，才得以恢復本性的光

明，社會才能安定，生活於長治久安之中。這長生之道，必須要依從大道而行，平時要將阻止的因素去除，才得以獲得自性的長生。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九章告訴我們：「修道士平時在修養自己以順從天理，要做出努力。這『嗇』字就是要我們去除不良習氣的障礙，才能在回歸本性上有所收穫。因而在修道修心的基礎上，必須從淨化心性做起，這正是使用『嗇』字的功夫。唯有及早收斂習氣，臣服於本性，才能稱為『早服』。早日收斂習氣，以回歸大道的本性，始可稱為累積重大的功德；累積重大的功德，才能做好圓滿人道以達天道，不受任何的阻礙。能盡人道以達天道，其智慧可達於無窮盡，自然可保全性王。具有保全性王的智慧，才可以維持長久，這是深固本性根源最好的方法，這是使性王長久存在的好方法。」

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說：「無為大道，引導我們修鍊純真的本性，不可以富貴功名擾亂其心性，應當以忠孝仁義來修養身心。如果受到私慾的牽纏，難免爭名奪利；六根要清靜，才可以修自己度

他人。要善用時間、地域及有利的條件，來度化眾生；平時在形色上要少慾望、少言語、少執著，來修持這一個假體。不執著於古老，不迷惑於新潮，要行於中正之道上；不要執著於頑空，不要妄逑於既有，要以精誠專一的規箴行事。修養此心，使此心能安放在虛寂靜空之中；培養真氣，使真氣能達於回歸本性的分際。不執著於我相，使能一塵不染，不知道假我的存在而達於真我；不執著於人相，使得六根清淨，不知道與他人的分別。」

古德提醒我們，以下列的方法，使本性淨化：

學道常持謙虛受教，以充實自己；

修道常持反省改過，以反觀自己；

講道為持客觀明理，以修正自己；

辦道為懷菩薩慈悲，以惕勵自己；

行道為保堅持信心，以鼓勵自己。

28 孟莊子之孝

【原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

曾子敘述聽老師說　孟莊子孝他人可做
盡孝層次各有不同　理念不等各有所獲

曾子說：我曾經聽老師說過：孟莊子的孝順，其他人大都可能做到。

孟莊子，姬姓，魯國孟孫氏的第六代宗主，名速，世稱仲孫速，謚號莊，是孟獻子的兒子。西元前555年，參加聯合晉國、宋國、魯國、衛國、鄭國、曹國、莒國、邾國、滕國、薛國、杞國、小邾國對齊國的戰爭，一直打到臨淄西門（雍門）。孟莊子砍伐了一棵楢樹，拿回去準備為魯襄公制琴，頗有孝名。在《論語》中，針對不同人，

談到許多有關於孝的問題，孔夫子都能針對請益者的缺失而給予答案，而這些答案都是一般人要盡孝都可以做到的，在此曾子引用孔夫子對孟莊子的評論是：「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

現在將《論語》中，談孝道相關的篇章，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實踐，從中必然可以領悟到真正的孝，在圓滿當中，可享有幸福的人生，還可以成就天道，茲列述於後以供大家參考：

《學而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為政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氏問孝於我，我對之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又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又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又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先進篇》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

宰，三年。」

《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久已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百善孝為先，人倫之道以孝為基礎，立身行道以成道，乃是真行孝，古佛以下文來引導我們：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時度此身。
西方急急早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彈指過，為人能有幾多時。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落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劫難。
一句彌陀最方便，不費工夫不費錢；但教一念無間斷，何愁難到彌陀前。

29 其不改難能

【原文】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曾子說孟莊子之孝　父親之政不曾取消
如此舉動難能可貴　值得我們學習仿效

曾子接著說：但他不更換父親的遺臣，以及不改變父親留下的政策，是最難能可貴的。

依據《論語・學而篇》記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依據《論語・里仁篇》記載：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可見孔夫子對於孝道的觀察入微，從日常生活對父母親的行為，到父母親往生之後，對於父母親的態度，來評論孝子的行為。一個真正的孝子，父親在世的時

候，觀察他所立下的志向；當父親過世後，要考察他的行為。如果經過三年，還能夠依循父親在世時所行的正道，可以說盡孝道了。孟莊子的父親孟獻子，是孟孫氏的第五代宗主，他主張節用和發展生產，時稱賢大夫，是魯國孟孫氏家族振興的重要人物，用人唯才，是以《大學》引用他治政的一段話：「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見他治政之精明，孟莊子在繼位執政，能夠沿用父親的老臣，沒有汰換，可說是對父親的盡孝，是以曾子在此提到孔夫子對他的看法：「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依據《論語．微子篇》記載：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這是當時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地，成為魯公要前往就任時，周公對他叮嚀的一席話：身為領導者不可以遺棄他的親族，不可以使大臣埋怨為何不被任用，有功勞的老臣，如果沒有重大的過失，不可以遺棄他，不

可以苛求一個人具有完備的才能。父輩的智慧領導方式，為人兒子在繼承時，能夠將其精神不折不扣去施展，不但是一位十足的孝子，也是能夠安定社會的好方法。

孔夫子在《中庸》說：「周武王和周公，是天下人共同稱讚的孝子吧！所謂的孝，就是善於繼承先人的遺志，善於傳述先人的功績的人。每年按春秋二季，修整先祖的廟堂，陳列祖先遺留的器具，擺設祖先所遺留的衣裳，進薦應時的食物。宗廟所用的禮制，是為了明白表達父子、長幼的秩序；分明爵位的次序，是為了分別貴賤；分明執事人員的等級，是為了辨別賢能。在祭祀完畢，於宴飲的時候，晚輩者要先向長輩者敬酒，是讓晚輩者適時能得到關懷。在宴席上的座位，是按照頭髮黑白的順序，是為了讓長幼有序。依照禮制的規定，站在自己的位階上，舉行先王祭祀的禮儀，演奏先王的樂章，禮敬先王所尊敬的人，厚愛先王所親近的人。敬事死者，有如在世時一樣；敬事亡者，有如在世時一樣，這樣就是盡最大的孝道了。舉行敬天地的郊社禮儀，是為了祭

祀上帝；舉行祭祖的宗廟禮儀，是為了祭祀祖先。明白了舉行郊祀和社祭的禮儀，弄清楚禘祀和嘗祭等四季祭祀的意義，治理國家就如同看手掌一樣明白容易了。」可見執政者能夠從孝敬祖先做好基礎，並做好祭祀天地四時，所造成的實際影響是很大的。

心為一切萬法的根源，能夠淨化人心，以開啟本性的智慧，自然能以誠心行孝道，端正社會風氣，一切不端正的習俗能從而化解，乃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的重要關鍵。濟公活佛撰有一篇《化轉危機握先機》的善文，能夠理解並付諸實踐，必然可以幫助我們：

化人心歸良善，善與人同；轉無明為感恩，至誠無息；
危世局唯道念，牢拴意馬；機關設智者悟，發而中節；
握佳期逢真道，一貫真傳；先得道後煉全，福慧雙修；
機樞明速加鞭，同登彼岸。

30 哀矜而勿喜

【原文】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氏任用陽膚為官 國家獄政由其掌管
上失其道民散已久 曾子告知得情勿歡

孟氏任用曾子的學生陽膚當法官，陽膚向曾子請教，曾子說：「居上位的人失去正道，民心渙散已經很久了，如果能夠審查實情，應該要憐憫他們，不可因破案而得意。」

士師在古時是掌理司法的法官，有端正社會風氣，穩定國家安定的作用。然而在春秋時代，魯國的掌權者，本應為百姓的生活制定良好的政策，提倡禮教、崇尚道德、減輕賦稅、寬緩刑罰的措施，不

但沒能善盡職責為民謀福利，反而大多利用職權剝削、壓榨百姓，使得民不聊生，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鋌而走險作奸犯科的情況日益嚴重，因而造成社會混亂。如果執政者能夠自我反省，改變執政方策，多施以道德教化，不要只加重犯罪者的刑罰，才能徹底而有效改變社會風氣，國家的情勢才能好轉。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暫時讓百姓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教育百姓，以禮義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曾子秉承孔夫子的理念，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百姓被逼走上犯法之路，乃情非得已，所以告訴弟子陽膚，辦案不要以破案成績來顯耀自己的政績，要同情這些犯案者的處境，懷抱惻隱之心才是，是以在文中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身為執事者，當要注重行政的效率，而不是只為了滿足一己之私，做出背道而馳的做法，當要考量到百姓的感受與反應，以及社會

風俗與安定，做出有效的做法，制定合理的政策。《論語・顏淵篇》記載著季康子在執政上，向孔夫子請教。有一章記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問政事，孔夫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正道的意思，先生能夠率先行正道，下面的人有誰敢不行正道呢？」又有一章記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政事說：「如果以殺戮無道者，迫使百姓走向正道，這種方法如何呢？」孔夫子回答說：「先生治理國家政事，何必用殺戮的方法呢？先生想要向善，百姓自然就會向善。領導者的大德有如風一樣，百姓的品德有如草一樣，風吹於草上，草一定會隨著風向傾倒。」可見有影響力的領導者，當要以身作則，率先士卒，才能將政事處理好。

古之執政者，如虞舜治國，能站在百姓的立場著想，所以政績輝煌，博得後世人的稱讚，更為歷代帝王行政的標竿，是以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大舜的精神很偉大，遇到善事，就能夠給予認同，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樂意學習他人的長

處，來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魚，一直到當帝王，沒有不是採取他人的長處。採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人行善啊！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他人行善更偉大了。」

做好自己的工作，修好自己的品德，見賢思齊，不恥下問，謙恭有禮，為人表率，自可發光發熱利益他人。濟公活佛有《活出生命的光彩》之文，可供學習：

無論境遇順或逆，必須活出英雄的志氣；
無論歲月長或短，必須活出生命的光輝；
無論事業成或敗，必須活出永恆的價值；
無論地位高或低，必須活出偉大的奇蹟；
無論學問多或少，必須活出無限的智慧；
無論時運好或壞，必須活出人生的完美；
無論未來會如何，必須好好奉獻你自己；
無論日子怎麼過，必須活出生命的光彩。

31 不如是之甚

【原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子貢分析紂之不善　歷來令人非常感嘆
其實並非那麼嚴重　不善行為實是不堪

子貢說：殷紂所為的不善之事，不是像一般人所說那麼嚴重。

商紂王本名帝辛，是商代的君王，他登位時已經三十多歲了，當時商朝開國已經六百多年，國力非常雄厚，物阜民豐。當時的帝辛血氣方剛，孔武有力，能夠手格猛獸，神勇英姿稱冠一時，而且能言善道，兼通音律。由於他性好美色，剛愎自用，於是憑著豐沛的國力，以及自己過剩的精力，大舉向東南方發展，征服了土地肥沃的人方部族（即今日的淮河流域），從而拓展無數的土地，國威於是遠播。在

他即位的第三十年，也就是西元前1047年，他又對蘇部落發動攻擊，這時他已經是六十幾歲了。征伐蘇部落帶回的戰利品，就是美女妲己，此時妲己正值年輕貌美，渾身充滿女人味，迅速迷惑了紂王，成為燃起新生命的火焰。當時的商朝，已經從遊牧社會進入農牧社會，十分迷信鬼神巫卜之術。為了酬神祭祀，時常載戰載舞，飲酒歡樂，甚至長夜燈火通明，宮廷如此，民間亦是如此，這時的商朝還是十分興盛的。

自從妲己進入商紂的生活領域時，商朝的國力如日中天，那時的都城就建在風光明媚、氣候宜人的朝歌（今河南淇縣），四方的才智之士，以及建築的工匠，紛紛向朝歌集中，形成空前的熱鬧與繁榮。離宮別館，次第興建；狗馬奇物，充滿宮中；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絲竹管絃，漫天樂音；奇獸怪鳥，遍布園中。從此戎馬一生的紂王，終於被妲己迷惑於聲色之中。就在這個時候，在陝西渭水流域的周部落，逐漸發展壯大。周部落原是夏朝后稷的後裔，早在古公時代，便

有了東下圖商的企圖。一直傳到姬昌，力行仁政，國力日益強盛，附近部落都非常信服，才開始沿黃河東下，接近朝歌。後來紂王因好美色，荒淫無道，最後被周部族的姬發所滅。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國家興亡，必定有其原因，必須要深入探討，才得以了解其中的真正原因。歷史的記載，有官方的史官記載，資料或者較為正確，但史官受控於執政者，如果執政者為非作歹，又怕被記入正史，往往會以各種方式威脅利誘史官，如果史官未能堅守原則，則史料容易造假。所以野史的記載也有其參考性，但其正確性則有待商榷。然而從歷史的見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則是不變的事實。因此一個國家的執政者，想要讓國家興盛，百姓過著幸福的日子，自己就必須要負起責任。

《大學》記載：「堯帝和舜帝以仁德來統治天下，老百姓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德。夏桀和商紂以凶暴的方式來統治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變得凶暴無禮。統治者的命令，違反了天性所具有的好生

之德，老百姓就不會聽從。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領導者，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地要求別人明白並實踐寬恕，那是不可能的。」是以從個人的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必須從格物致知做起，先哲此篇《放下執著》有助於淨心：

沒有自覺，再多的規戒有何用？
沒有自律，再多的規範有何用？
沒有感恩，環境再好有何用？
沒有改變，聽再多的道理有何用？
沒有承擔，領受再高的天職有何用？
沒有人才，身處再好的道場有何用？

32 天下惡皆歸

【原文】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由於君子惡居下流　痛恨殷紂德之不修
天下之惡盡皆歸之　子貢述說此情已久

子貢接著說：只是君子厭惡居於下流，所以將天下所有的壞事，都歸罪於他。

所謂的「骨牌效應」，是指一件事情發生後，會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意味。從此而引發無妄之災，讓人覺得非常倒楣。其實凡事多有因果關係，事出必有因，只是我們沒有深究其中的原因，導致無法理解事情的真相，當發生一些小錯誤未足以影響大局之前，沒有人會去注意，等到累積的錯誤足以顯現敗象時，

才警覺到事態的嚴重，那時想要挽回，為時已晚。當身敗名裂時，或者有些錯誤不是他所造成，大部分的人不會精細去探究，又厭惡這種人，乾脆就把這一筆爛帳就歸咎在他身上，其實這是很無辜的，但如果自己沒有去做一些惡劣的事情敗壞名聲，也不至於有如此的情況，所以子貢在此說：「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人云亦云，不辨真假，不明是非，道聽塗說，這是世人的通病，不經意中犯下了隨便批評人的妄言之口業，這些口業是要自己去承擔罪過的，明理的修道士當要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造如是因當受如是果，經常要提醒自己謹言慎行。如何謹言慎行淨化本性以解脫因果的包袱，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無相頌》告訴我們：「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管好嘴巴，即是修行。莫因一時興起而妄言，造下累劫難清之罪業，何苦呢？

為人之道，多出善言，少出惡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隱惡揚善以培養美德，不要揭人之過落井下石，以顯自己的聰明，其實這是在給自己製造敵人，自造口業以陷害自己。自己有過希望他人諒解，他人有過為何不能放過而咄咄逼人，要知道狗急跳牆逼虎傷人的道

理。是以人要懂得明哲保身，遠離是非之圈。他人有過莫去談論，用以自惕自律足矣。在《太上感應篇》記載幾項與本文有關者如：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做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受恩不感、念怨不休、知過不改、見善不為、訕謗聖賢、侵凌道德、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形人之醜、訐人之私⋯等等，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如此報應，其實都是心不明理所造成。

欲改善己過，濟公活佛的《對治》一文，效果良好，可以參究：

以智慧對治無明，以愿力對治懈怠；
以定靜對治悲恐，以安慮對治憂思；
以正氣對治驚懼，以知止對治奢逸；
以慈悲對治怨仇，以喜捨對治慳吝；
以正知對治執著，以正信對治迷信。

33 如日月之食

【原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子貢談論君子過失　其情有如日蝕月蝕
自然現象引以為喻　天地萬物皆可為師

子貢說：君子犯了過失，就如同日蝕、月蝕一樣。

台灣俗語說：「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神仙有時也會犯錯，何況是凡人？但這話並不是提供犯錯的合理化，只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緊，導致反效果。而是要我們針對錯誤去改善，不必過於自責而傷害身心，重要在於知錯能改，善念由是生焉，是以《左傳・宣公二年》記載：「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話並非姑息，而是安慰與鼓勵，讓我們更要精進去改過向善。由於君子的

心胸坦蕩蕩，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做對的事情，不怕強權，不被利誘，不為情困，一定堅持到底。然而一旦知道錯誤，他也會承認，即時向人道歉並且加以改善，從不推脫嫁禍於人，或者擺爛不管，一定負責到底，是以子貢在此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一個人的過失，各有不同的類型，只要觀察其所犯的過失，以及犯錯後處理的態度，就可以知道此人是否具有仁德了。」過失大部分是屬於不小心造成，如果因此而造成影響他人的權益，就應該要坦然面對，該道歉就道歉，該賠償就賠償，不能為了顧慮面子或怕損失，做出不合理的處置，這將會傷害到自己的人格。即時改善使受害者能得到安心，這是君子的作為；隨即否認推三阻四，顧左右而言他，設法逃避責任，這是小人的作風。就因緣果法來說，自作自受是不變的鐵律，無論目前用任何方法規避責任，因果報應是不會結束的，必然等到受害一方得到滿意的償還，自己也心甘情願，因果才會結束，否則冤冤相報無了時。明理的修道

君子，當要知道因果報應的道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從來沒有放過誰。今世遇到不好的命運，當要甘願承受，不要做無謂的掙扎。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禍福皆由心造，莫總怨天尤人；富貧悉聽命排，盡須敦功種德。虧心之事莫作，敗德之舉莫為。修路造橋，救患難，積善之福也；濟世利人，助貧困，敦功之德也。刻薄成家，終無久享；僥倖致富，便見消亡。一念之善，天地神祇擁護；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剋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至今，均同一理。為善者，其功績多，家道日昌，壽元必長；為惡者，其過累多，災害常侵，壽元必短。關於壽元長短，皆是功果釀成。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未盡，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德未盡，德盡必滅。因果報應，善惡昭彰；近報自己，遠報子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天之風雲，來之難料；人之禍福，由人自招。天佈不正之氣，施疫於人，當知改過而從善；人受無妄之災，獲罪於天，更須戒殺以愛物。天地至公，長養萬

物；日月無私，普照眾生。天道至正，無親疏之別；人心明暗，有善惡之分。稽查功過，半點無差。所以人之一舉一動，天地皆知；是故心之一思一想，神明盡識。人間所犯罪惡如山，多是奸盜邪淫，並及忤逆劫殺。」君子之過，當如日月之蝕，有如天理昭彰，自然不會隱瞞，勇於面對，才能了業消業。

消除罪業，唯有明理修道以積德，才得以改毛病去脾氣，增長智慧以回歸本位，古德有《修道十能》，可以幫助我們修道積德：

一、能忍受委屈者，樂觀感恩心境轉。二、能受毀受謗者，歷煉火候德性涵。三、能明己缺點者，決心改變立標竿。四、能接受考驗者，勇敢突破造聖賢。五、能時刻反省者，檢討懺悔復本顏。六、能推功攬過者，不居功德人稱讚。七、能知足常樂者，清心寡慾志超然。八、能謙恭圓融者，活潑玲瓏通權變。九、能以德報怨者，慈悲包容心量寬。十、能始終修辦者，成就聖業實非凡。

34 過也人皆見

【原文】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有過人人可見　從不掩飾也不行騙
改過之後人人敬仰　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子貢接著說：當君子有了過失，人人都看得到；當他改過之後，人人都敬仰他。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在平時生活中，偶而疏忽不知不覺犯錯，在所難免。只是在犯了過失之後，在別人尚未知道之前，自己是否能夠反省覺察，即時改善，這才是實在修道的真君子。有時候自己疏於覺察，給他人發現了，他人好意提醒我們，這時候就在考驗一個人的人格了，沒有素養的人，總覺

得自己沒有面子，因被提醒或勸諫，發一頓無名火回擊他人，如此的作為，將自損人格，不能接受勸諫，不知道改善，將使自己更形墮落。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陳國的司寇問：「魯昭公知道禮節嗎？」孔夫子說：「知道禮節。」孔夫子離開後，陳國的司寇向巫馬期作揖行禮，請他靠近自己說：「我聽說君子不會偏袒，幫助隱蔽過失，難道連孔夫子這樣的君子，也會替人隱瞞過失嗎？魯昭公取了一個吳國夫人，魯吳本是同姓，於是就稱她為吳孟子。如果魯昭公知道禮節，那還誰不知道禮節呢？」巫馬期將這件事情告訴孔夫子，孔夫子說：「我孔丘真的很幸運，如果有過失，別人一定會知道而告訴我。」聖如孔夫子在別人提起過失後，能夠承認自己的錯誤，不但沒有因此而降低聲望，卻讓人更為尊重，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子貢在此則說：「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孟子‧公孫丑上篇》記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這是古聖賢的作為。如今大多數的人反其道而行，聞

過則怒，遇諫無不爭吵，是以社會的風氣越來越敗壞，禮儀不見了，社會從此混亂了。正如子游在《論語．里仁篇》所說：「屢次進諫君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招來羞辱；屢次勸諫朋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會疏遠。」因而發現他人有過失，要能知道對方的個性與涵養，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潛移默化，讓他在不知不覺中願意接受，從此可以磨練我們待人處事的能力，更能增長智慧。千萬不可急於達到目的，卻弄巧成拙，沒有造成正面的影響力，反而頻頻出現負面的情況，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該不會選用這種笨方法，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用意，卻沒有考慮到結果，所留下的遺憾，還是要自己承擔，說不定還成為笑柄。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不是故意做壞事，稱為過失；故意去做壞事，稱為罪惡。過失和罪惡的分別，到底有多少呢？所爭辯的只是在一點點的觀念而已。人不是聖賢，誰不會犯過失呢？只要說一句話，有可能過失就潛伏在其中，所以平時要守口不要

亂說話，最為可貴；只要做一件事情，有可能過失就藏在其中，所以平時要守身不要亂行事，最為可貴。只要一句話來不及檢點，口過有可能在不自覺當中產生了。由此可見，觀察過失之後，才知道犯過失的人，是否具有仁德，未嘗不可原諒他的居心，而不去苛求他的行跡。居心如果很單純，沒有其他的想法，那麼口上即使有過失，然而他的居心自然可以表白。居心如果很忠誠，沒有二心，即使是犯了身過，然而他的居心是可以原諒的。有關於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慎獨功夫，無非就是要我們注意到非常隱微的地方，嚴格加以檢點收攝，也就是要我們做到守口、持身，一定要嚴密。當一開口說話，就要遠離口過；當一行動做事，就要滅除身過。然而如此的做法，只可以適用於君子，並非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這個地步。」修道君子平時要嚴格要求自己的言行，對於別人做錯事情，除非機緣成熟，否則以鼓勵代替責備，讚美代替批評為宜。

35 文武道未墜

【原文】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　仲尼學問從何學通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仍在人間孔子依從

衛國的大夫公孫朝向子貢問說：「孔仲尼的學問是從那裡學來的？」子貢回答說：周文王與周武王治國之道，尚未消失，還遺留在人間。

學問要有所根本，傳承要有所依據；智慧必須開發心性，聖佛來自淨化心靈。一般人都很好奇，認為聖佛是上天派來教化世人的，所以自己不敢奢望成就聖佛，如此的心態，將變成修成聖佛的障礙。不

知道人人本具聖佛的本性，只要在平時生活中，遇到事情懂得反省改善淨化心性，凡夫也會變聖佛。《論語・子罕篇》記載：太宰向子貢問：「孔夫子是個聖人吧？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才能？」子貢說：「的確上天是要他成就聖人，又使他多一些才能。」孔夫子聽到之後說：「太宰真的要了解我嗎？我年少的時候，家境貧窮，才學會許多粗鄙的事情。要成為一位君子，必須要擁有很多才能嗎？其實是不必的。」琴牢說：「孔夫子說：『我不被執政者所任用，所以才學會許多技藝。』」人人具有聖佛的本性，只要覺醒了，知道淨化心性回歸本位，誰不是聖佛？但在明白之後，要善於應用環境的資源來淨化心性。子貢在此回答衛國大夫公孫朝所問「仲尼焉學」？答以「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很顯然子貢的回答是學自「文武之道」。

所謂的「文武之道」，是指周文王與周武王的治國方法，依據《禮記・雜記下篇》記載：「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說明了治國的方法，一味的緊

張或一味的放鬆，要將國家治理好，連周文王、周武王也做不到，必須做到該寬則寬該嚴則嚴，這才是文武之道。孔夫子一向提倡以禮樂治國，就是沿襲文武之道。在孔夫子時代，仍然保存著，但已經很少執政者去推展使用了。由於孔夫子的博學，知道文武之道乃是治國非常好的方法，也看到當時各國之間的爭權奪利，乃是不懂得實施文武之道所致，所以才盡力去推展，以拯救百姓的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縱然當時諸侯國的君王難以接受，孔夫子仍是用盡全力去推展。

依據《中庸》記載：魯哀公詢問如何處理政事，孔夫子回答說：「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其政事就實施，當他們去世其政事就廢弛了。治理人的方法，在勤於政事；經營地的方法，在多種樹木。談到國家的政事，就如同蘆葦一樣，很容易成長。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人；取用人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身心，在於遵循正道；修持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的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最大；所謂的義，就是做適宜的事，

以尊敬賢能的人為最大。尊敬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的分別；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從此處建立。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老百姓就很難治理得好。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要修身不可以不事奉親人；要事奉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道天命。」

要將大道傳遍於人間，必先使其明理，然後依據道理去實踐，才能真正產生功能，先哲留下下列一席話，對我們修成正道，有著莫大的幫助：

心法單傳道，密付誰知曉；末劫普傳道，亙古頭一遭；
覺性通天道，迷失登堂奧；迷道當求道，入門為首要；
求道不信道，不悟道玄妙；信道不聽道，信心不牢靠；
聽道不修道，偶而湊熱鬧；修道不辦道，修久沒味道；
辦道不修道，小心入魔道；求信聽修道，堅持甚緊要；
盡心參辦道，功德自己造；待詔書成道，回天樂逍遙。

36 賢者識其大

【原文】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有賢德者識其大者　不賢能者識其小可
大小皆有文武之道　有心學習自然可得

子貢接著說：具有賢德的人識得其大體，沒有賢德的人記得其小部分，但都保有文王、武王的治國之道。

殷商末年因紂王無道，淫亂好色，酒池肉林，殺害賢良，造成民不聊生，終為周武王所滅，武王任用周公輔政，秉承周文王愛民的原則，以禮樂治國，把國家治理得有條不紊，國富民安，創下了「文武之道」的政治風範。依據《孔子家語・觀鄉射》記載：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

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馳，文武弗能；馳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馳，文武之道也。」當時在孔夫子的時代，「蠟」是一種娛樂性的節日，百姓都放下手邊的工作，盡情狂歡。有一次孔夫子帶著子貢前來觀賞，夫子問子貢說：「你感受到節日的歡樂嗎？」子貢回答說：「整個國家的人都像瘋狂一樣，我看不出快樂到底在何處？」孔夫子說：「老百姓辛辛苦苦勞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天可以放鬆下來，這是你體會不到的。讓百姓一味的緊張而不放鬆，就算周文王和周武王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好；讓百姓一味的放鬆而不讓他們緊張，周文王和周武王也不會這樣做。該緊張就要緊張，該放鬆就要放鬆，這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啊！」這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治國的原則，使得國家大治。後代君王能學得精準，國家可以治理得很好；如果只學得一部分或不深入，也能夠有治理的效果，只是功能沒有那麼好而已，是以子貢在此說：「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孔夫子博古通今，對於歷史以及各朝代的典章制度，研究頗為深入透徹，是以在《論語・八佾篇》說：「周朝的文物制度，取法於夏商二代加以整理而制定，其典章制度、禮儀文物的文明，精彩而完備，已經超越前二代，當然我遵從周朝的典章制度。」很清楚的說明周朝的典章制度，在周朝早期的先王，已奠定好基礎，尤以文武之政所創下的政績，給後代留下良好的典範。同時孔夫子將其一生的精力全部放在提倡儒家精神，發揚先王的以禮樂治國。這些理念使他在心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勇氣，使得他在周遊列國面臨難關時，能夠有信心突破化險為夷。依據《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夫子在匡地被包圍而受到驚嚇說：「周文王已經不在世了，聖王的文化就不在我身上了嗎？如果上天要毀滅這些文化，那麼比我後死的人，就不能受到此文化的薰陶；如果上天還不要毀滅此聖王的文化，那匡人又能對我如何呢？」又在宋國受到司馬桓魋的伐檀削跡，面臨危險時，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說：「上天賦予我天生的美德，司馬桓魋

又能對我如何呢？」勇者不懼的精神，在此顯露無遺。

人生如戲，但看先哲這篇《修行即是一部西遊記》：

西遊記演角色扮演，意馬馳騁八識馳衍；不是別人皆自導演，
識轉智慧安然無間；過程曲折阻礙難前，意馬牢拴駕馭恆遠；
精采好戲不斷上演，心猿鬧弄緊箍念咒；人生何嘗不是演戲，
心中默念五字真言；修道亦是橫逆考驗，日久功純止息妄念；
西天取經一心向前，心猿收伏神通現前；無有回頭勇往直前，
性要悟空迴心返觀；西行自導勿要迷偏，妖魔鬼怪自心魔念；
何處西天近在眼前，漏盡通達安然西天；方寸迴光淨息妄念，
若要悟能慾要能遣；轉瞬之間西天便現，殺盜淫妄酒癡瞋貪；
經藏玄奧取何經篇，八戒伏妄不擾性遷；無字真經人各寶典，
沙僧悟淨意要淨潛；萬法含藏性中無限，五者同心西天目前；
唐僧三藏何人扮演，一步直超自佛拜見；自性真人清淨無愆，
自取心經證道品蓮。

37 何常師之有

【原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貢敘述夫子所學　隨遇而學藉此醒覺
孔子所學何有常師　只因用心學習真確

子貢接著又說：我的老師是無所不學，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師呢？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在《為政篇》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由此可見學習的功能性。子夏在《學而篇》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這是在說明學習的目的。孔夫子在《學而篇》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又在《為政篇》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在說明學習的態度。學習的好處多多，可以使無知變有智，不能變成能，不會變成會，轉識以成智。基於這些原因，子貢說「夫子焉不學」。萬物皆是大道所生，裡面皆蘊藏著真理，只要我們用心去覺察體悟，處處都有真理，都是我們要學習的，是以子貢說「而亦何常師之有」。

唐朝韓愈所撰的《師說》全文：「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之年相若，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乎！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之智其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由上文來看，聖人無常師，只要有道，不論人事物等一切大自然的現象，都是我們的老師，可以從中去探討學習，以增長知識，開

啟智慧，找回本性，這才是為學的最究竟目的，脫離輪迴的糾纏與困擾，回歸大道的本源。其實真正的老師，是人人本具的佛性，可以降伏習性，以清淨本性。濟公活佛這篇《重發愿力》，有益於我們開發佛性：

重發愿力業力抵，重發愿力更積極；
重發愿力學修辦，重發愿力攀天梯；
重發愿力師志續，重發愿力拯群黎；
重發愿力法船駕，重發愿力斬荊棘；
重發愿力再努力，重發愿力信心提；
重發愿力不退轉，重發愿力天橋躋；
愿力由心而發起，莫忘愿力光明趨；
立愿了愿莫忘記，矢志不渝愿不移。

38 子貢賢仲尼

【原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魯國大夫叔孫武叔在朝廷上公開論述子貢賢能過於孔子，子貢接到景伯告訴

魯國的大夫叔孫武叔，在朝廷上向諸位大夫說：「子貢比孔子還要賢能。」子服景伯將此事告訴子貢。

世人的偏見，起因於找不到本性，無法行於中庸之道所致，如果能夠明白並做到《中庸》所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間之所以複雜，世人之所以難脫輪迴，其實就是偏離了中庸之道，以至於造下難以平衡的因果業力，讓我們在苦海中沉浮不已，沒有能力脫離所使然，因而對於事情的認知與處置，無法達於圓滿而互相怨懟衝擊不已。魯國的大夫叔孫武叔，其品德學識當有一定的程度，或者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但對於識人的智慧，可能還有待加強，是以在此說「子貢賢於仲尼」。

《大學》所載：「身心有所忿怒，就不能端正；身心有所恐懼，就不能端正；身心有所偏好，就不能端正；身心有所憂患，就不能端正。身心不能端正，是由於心不在身上，雖然眼睛看東西，卻有看沒有到；雖然耳朵聽聲音，卻有聽沒有到；雖然口吃東西，卻不知道其中的味道。」又載：「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

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如此的心態，會產生錯誤的判斷，對於待人處事會有偏差的行為，這會使親情、友情之間，產生變化，無法正確處理事情，難有圓滿的結果。

每個人都喜歡被人稱讚，卻不喜歡被指責；喜歡被認同，而不喜歡被反對；喜歡被原諒，而不喜歡被斥罵。這種心態容易造成姑息養奸，不知道要改善自己的缺失才會進步，卻在鴕鳥心態下讓自己的惡性滋長。這不但對自己不利，而且還會帶來莫大的傷害。被稱讚時往往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養成長期的好大喜功而急於炫耀，造成他人心中的不舒服而難以察覺，使得自己遠離正道而越離越遠，最後把自己送進不可挽救的危境之中。叔孫武叔在朝廷上公開向朝廷中的大官稱揚子貢，說他比他的老師孔夫子還要賢能。看起來好似對子貢有加分的效果，其實子貢如果真的把他當一回事，認為真的如此，這不但是一種冒犯侮辱的行為，這大不敬所引起的驕傲，足以毀了子貢的

一生。同時叔孫武叔所說的話，只是憑他一人的感覺，卻與事實有出入，反而被人看清楚他的智慧與能力，使他的人格受損，是以一言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豈能不慎言哉？

在社交的場合，要謹言慎行，才不會使自己成為庸俗而不明是非的人。在修行的場合，要轉識成智，才不會使自己成為不明真理的凡夫。呂純陽祖師這段話，可以增長智慧：

何謂無所住行於布施？何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布施？

布施不為人見者，名不住色布施；

布施不為人聞者，名不住聲布施；

布施不為人揚者，名不住香布施；

布施不為人報者，名不住味布施；

布施不為利己者，名不住觸布施；

布施不為天福者，名不住法布施。

如是布施，如不執而行者，名無所住行於布施。

39 賜之牆及肩

【原文】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子貢聽說為此稱辯　譬如宮牆賜牆及肩
窺見家室一覽無遺　室內一切尚是陋簡

子貢聽到之後說：譬如宮室的圍牆，我端木賜（子貢）的圍牆，高度只到人的肩膀，站在牆外的人，都可以看到家中室內的美景。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春秋末年在衛國出生，十七歲時拜孔夫子為老師，經濟能力雄厚，謙遜好學，通情達理，善於言辭，善於經營財貨，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期間，在各方面的支援上，做出莫大的貢獻，使能夠順利完成，孔夫子非常欣賞他，把他比喻為「瑚璉」之器。在《論語》498章中，記載有關子貢的事有三十八章之多。在

眾弟子與夫子的問答中，以子貢為最多，內容有關問仁、問政、問友、問士、問君子…等等，夫子都一一作答，其中涉及了仁愛、禮儀、誠信、忠恕、中庸等儒家核心價值的內容，使得子貢成為一位飽學之士，在當時的社會上發揮了重大的功能，曾經擔任魯、衛兩國的宰相。據說最初受業於夫子時，自以為學識能力比老師要強，第二年以為不相上下，到了第三年才佩服，自己的學識遠不如恩師，處處對恩師維護讚揚有加，依據《論語序說》記載：孔夫子去世，學生們為他服喪三年，子貢在夫子墓旁結廬而居，一直為恩師守喪六年才離去。可見子貢對於恩師的敬仰，此處乃是子貢聽到子服景伯轉述叔孫武叔的話後，做出的反應：「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一自認為不能與恩師的能力相比。

子貢胸懷大志，認真學習，還能夠做到學以致用，由於在言語方面的才能出色，在說話的技巧方面有其獨到之處。魯哀公時，孔夫子聽說齊國大夫田常，要出兵攻打魯國，於是召集學生商量救魯的方

法，說：「魯國是父母之國，國家危險到這個地步，同學們為何不為國家出力呢？」同學們都紛紛參與，於是孔夫子就派子貢出行。子貢奉命出使齊、魯、吳、越、晉等五國，說服了田常，又使得四國的國君採納他的主張，一舉而變動了五國的政事，也因此改變了當時各國的情勢，拯救了魯國的危難，出色的完成使命，是以《史記》記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儘管子貢有許多建樹與成就，他為人仍是謙虛，在《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孔夫子問子貢說：「你和顏回的造詣，誰比較高？」子貢回答說：「我怎能比得上顏回呢？顏回的智慧，聞一就能知道到十；我啊！聞一只能知道二而已。」孔夫子說：「你真的不如他，我贊同你的說法。」子貢喜歡讚揚他人的好處，曾經讚歎顏回說：「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

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年），孔夫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在

陳、蔡受困而絕糧，情況十分危急，孔夫子派他出使楚國，子貢臨危受命，不僅從楚國要來糧食，而且使楚昭王派軍隊前來迎接孔夫子，使得夫子師生得以脫困。有一次，齊景公向子路詢問夫子的賢能，子貢隨即回答說：「夫子不只是賢人，而是聖人啊！」接著稱頌說：「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河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河之深乎！」把孔夫子形容得與天地、江河一樣媲美，可說德高望重，自己跟著夫子學習，就如同拿著瓢子到江河去飲水，喝飽肚子而離去，哪能知道江河有多深呢？齊景公聽了之後不以為然的說：「先生對於夫子的讚譽是否太過份了呢？」子貢回答說：「臣怎敢在君王面前說過分的話呢？我所說的話恐怕還不足以形容，我對夫子的讚譽，不過是如同給泰山添兩把土而已；反過來說，任何人想要減損夫子的名譽，不過是如同拿走泰山兩把土而已，不會有損於泰山的崇高。」可見子貢對於老師尊嚴的維護，不容許有任何人毀謗他。

40 不見宗廟美

【原文】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夫子之牆高及數丈 不得門入難以明朗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子貢稱讚豐富高尚

子貢接著說：我老師的圍牆，其高度有好幾丈，如果找不到大門進入，是無法看到宗廟內的美貌，眾官吏的富有。

「尊師重道」是學生對於老師教導真理大道的尊重，想要明白真理大道，如果沒有明師的指引，是難以找到進入大道的入口，是以要尊重老師的教導，唯獨信任老師的引導，才有機會進入大道，如果不能信任老師，不能聽從老師的教導，老師叫學生往東走，學生卻往

西走，恐怕學習再久也不能到達目的地。然而這位老師也必須是能透徹大道的明師，否則追隨誤人子弟的庸師，可能會離正道越來越遠而已。大道是無形無色無聲無味，如果不是透徹大道真理的明師，是無法引導學道者走正確的道路，以明白大道的真相，反而會被誤導與大道相悖而行。大道自在人心，聖如孔夫子心知肚明大道的真相，然而一般人未能理解，不能見到大道之真善美。誠如子貢在《論語•公冶長篇》所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並非孔夫子沒有講，只是聽聞者沒有智慧去領悟而已。

尋找明師以明大道，是這一輩子來到人間的唯一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事情。想要得到明師指引，平時多行善事以積德，才能化解業障的阻礙，得此善緣以開啟智慧的玄關。若無此善緣，雖面對明師亦無緣跟隨，或雖跟隨也會誤解明師的指引。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五章說：「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大道包含天地萬象，猶如一頭巨大的象，能生萬物而為萬物之根源，是我們生活指導的明燈，能順著大道的原則去做，天下萬物都會前往呼應，雖然眾物前往相助卻互不妨害，天下因此可平安順泰。人間種種的歡樂與誘惑，都會讓在人生旅途中的過路客駐足觀看，是以修道士當要小心，以免因誘惑而污染本性，造成損傷而沉淪苦海。要知道連接大道的出口，都是平淡無味的，雖有眼睛是看不到的，雖有耳朵是聽不見的，但其作用卻是無窮盡的，由此可知其象是無窮盡、無邊界的。

對於明師要知道尊重，更要懂得愛護；對於大道要知道重視，更要懂得實踐。子貢的尊師，從其遇到有關批評、毀謗或不利於老師的言論，一定在第一時間以各種方法來維護老師的聲譽，不容有人破壞。有一次，魯國的大夫叔孫武叔在朝廷眾人前面貶低孔夫子並抬高子貢的身價，另一位大夫子服景伯聽到了，將這些話告訴子貢，子貢聽到之後非常生氣說：「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表明了自己的一點點學識能力，好比一道矮牆裡面的房子，一眼就看透了；但是孔夫子的學識能力，猶如數丈高牆內的宗廟景觀，非常富麗堂皇，如果不得其門而入是見不到的，然而能知道進入的人卻很少。

人生路上，難免會受到無知的人批評，但真正修道士會把它當成磨練以培德。對於自己，每天要反省檢討，真心懺悔改過才是，《真心十懺》是古德留給我們修行的參考，可以增長智慧，培養品德：

一懺不敬天地太驕傲，二懺不禮仙佛拜草草，
三懺不孝父母缺人道，四懺不友兄弟禮讓消，
五懺不惜五穀福氣掉，六懺奢侈消費不厚道，
七懺不知廉恥不清正，八懺不修和睦意見鬧，
九懺不為公眾為己好，十懺造謠是非口舌繞。

41 得其門者寡

【原文】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能得其門入者鮮少　難見夫子才能美好
叔孫武叔所說內容　不很恰當實在糟糕

子貢接著又說：一般人能夠找到其門進入的，或許是很少吧！叔孫武叔所說的這些話，實在是很不恰當吧？

說話是一種藝術，能使人舒服，也能使人厭惡。善於說話的人，靠著說話經營美好的人生，得到他人樂意的相助；不會說話的人，每當說話就會得罪人，與人結下樑子，造下禍根。是以子貢在《論語・子張篇》說：「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雖然開口就可說話，簡單無比，但其所關係有時是非常重大，關係著

一個人的品德，牽繫著人的性命，豈可不謹慎？一句及時的善言，可能救人的性命，令人開悟；一句錯誤的語言，可能壞了人的性命，毀了人家的慧根。信口開河，或者一時興起，卻無意中誤導或傷害別人，給自己或他人帶來無窮的禍患。因此平時說話，當要誠心善用去表達；也要用心仔細聽，以明其內涵。避免道聽途說，給人帶來了損失，也傷害自己的品德，這是兩敗俱傷的事情，是以子貢在此說：「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對於孔夫子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的學識能力，要能設法進去觀賞學習一番。對於叔孫武叔不恰當的言論，應該引以為戒。

我們每天都要生活，生活中必然牽涉到許多的細節，這些細節都與我們日後的命運有關係，今日種如是因，來日必得如是果，因而平時要謹慎於言行舉止，以免給自己的未來惹禍生出事端，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

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對於大道必須要明白其功能，並付諸於實踐，才能有益於人性，使得品德能夠美好，家道能夠亨通，社會能夠和諧，國家能夠安定，世界能夠太平，才能夠顯出大道的尊貴。修道士必須要謹言慎行，不失言亦不失人，才能夠成為一位有智慧者。修道從淨心開始，卻要在平時生活中，時時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有智慧的人是不會隨便說話的，隨便說話必然是沒有智慧的人。修道士當謹慎言語以修口德，嚴謹六門以防六賊；時時消除會傷害人的銳氣，解除心中的紛擾；要經常與光明的本性融合在一起，還要能夠與塵俗的習性混合，而不被其所污染，如此才能培養玄同的品德，就不會起分別心，從此不會為了追逐親近、利益、尊貴，而刻意避開疏遠、傷害、卑賤。如此才能夠超越親疏、利害、貴賤，善於靈活運用，才能獲得天下人所尊貴。

不行中庸之道，必然走向極端，產生內心的煎熬而嚐到人生的痛

苦。濟公活佛此篇《人生之苦》提醒我們並提供脫離的方法：

太飽也是苦，太餓也是苦；
太冷也是苦，太熱也是苦。
太無聊也是苦，太操勞也是苦；
有錢也是苦，沒有錢也是苦。
太胖也是苦，太瘦也是苦；
沒有意義的日子更苦；心靈的空虛尤其苦。
人之所以會苦，是因不知足不覺悟。
若能知足感恩，苦中也有福；
若能覺悟，煩惱轉菩提。
跳脫人間的束縛，不隨業力的擺佈；
真理注入內心的深處，依循著正路。
效聖法賢，效天法地，完成使命，才是大丈夫。

42 仲尼不可毀

【原文】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

叔孫武叔毀謗仲尼　子貢回答不合道理
他人之賢丘陵可踰　仲尼賢能不可毀棄

叔孫武叔毀謗仲尼（孔夫子），子貢說：不要這樣毀謗我的老師！仲尼是不以毀謗的。其他人的賢能，比如丘陵一樣高，是可以跨過去的。

叔孫武叔，姬姓，叔孫氏，名州仇，諡號武，稱叔孫州仇，史稱叔孫武叔，東周時期魯國的司馬，為三桓之一，叔孫成子的兒子，繼承父位，對孔夫子有相當的仇視，一再地對孔夫子做出不善意的批

評，屢屢拿夫子的學生子貢相比，並藉機詆毀孔夫子。叔孫武叔曾經在朝廷公開說：「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把這話告訴子貢，子貢則回應以：「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希望他到此打住，不要再繼續藐視自己的老師。然而叔孫武叔不但不買帳，過了幾天，卻又毀謗孔夫子。子貢再次勸他不要這樣做，並且義正詞嚴對他說：「不要這樣，如此的作為是沒有用的，我的老師仲尼是不可以毀謗的。他人的賢能，比如丘陵一樣高；仲尼的聖德，就如同日月一樣，是不可能超越的。雖然有人想要與日月隔絕，這對於日月又有何傷害呢？這更顯得此人的不自量力而已。」

叔孫武叔身為大夫，乃是國家的要員，理當為國家的安定而努力，要知道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道理。他不但沒有為國家善於保護賢才，卻還肆意毀謗，做了不良的示範，給國家的安定帶來一

定的傷害。平時應該要做到《大學》所述：「天下太平的根本，在於治理好國家：是以在上位的人，要知道尊敬老者，才能引導百姓學習而興起孝道；在上位的人，要知道尊重長上，才能引導百姓學習而興起悌道；在上位的人，要知道體恤救濟孤兒，才能引導百姓學習慈悲，而不會做出背道違理的事情。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平時要能做到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如果厭惡上位者的不良行為，就不要再以此對待下位者；如果不喜歡下位者的不良行為，就不要再以此來對待上位者。如果厭惡前面者的不良行為，就不要再以此來對待後面者；如果厭惡後面者的不良行為，就不要再以此來對待前面者。如果厭惡右邊者的不良行為，就不要再以此來對待左邊者；如果厭惡左邊者的不良行為，就不要再以此來對待右邊者，這就是所謂的『絜矩之道』。」

官場好修行，如果不善用此良機，卻以身居官場高位而造惡業，來世生毛帶角還，何苦為了一世名利情的追逐與享受，卻帶來永世輪

迴不已的苦果，如此是否有智慧呢？有幸來到世間為人，當善用此生好好修道找回本性，以徹底脫離六道輪迴，回歸本位。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說：「從無始以來所造的諸多惡業，只要心能止息，業力也就能停止了。過去所犯的一切罪愆，本性能淨空，罪愆也就隨著淨空。放下心中的屠刀，就能夠與佛同在。只修養生命而不修鍊本性，難以超生了死；了結因緣不了結情慾，怎能脫離劫數呢？這些都是因為行善的人太少，造惡的人太多。世上的禍害災難，多是由於失去倫理道德的緣故，敗壞善良風俗的原因所導致。人心本是如同日月的光明，本性有如浮雲的清淡，人心能夠清靜，道心就生出來，本性能夠淨空，靈性自然具足。想要求得風調雨順，百姓應該不造惡業；想要得到國泰民安，眾生應該多積存善功。那麼就可以使吉星高照家家戶戶榮耀吉慶，可獲得無窮盡的福報。」人間的因果報應，都是自作自受，沒有一個人能夠脫離天律的掌控。雖然很多人想要脫離因果的作用，除非修道心性淨空，八識田中沒有任何的業力種子方可。

43 日月無得踰

【原文】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子貢又說仲尼才德　猶如日月非常明澈
其德高尚難以超越　任何人難毀其品格

子貢接著說：仲尼的聖德，如同日月一樣高，是不可能超越的。

世尊在《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向須菩提說：「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這是在說明本性有沒有被遮掩，出現不同的情況。聖德有如日月之光，能夠照亮諸世間，只要本性不被習性所遮，人人都可顯出聖德的功能。日月之光不因烏雲密布而損傷其絲毫的光明，本性的光明不因習性的覆蓋而受到絲毫的影

響。然而要在生活中展現太陽的功能，必須要撥雲方能見日；在人生中要見到佛性的功能，必須要除妄念才能顯真性。人人本具聖佛的大德，卻因自己的無明使得本性難以展現功能，只要我們淨化人心，任何的功能是無法超越的，在此子貢讚歎恩師的聖德，以「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來表達。然而孔夫子猶如日月的聖德，是從淨化心性，使得至誠的本性發揮出來的功能。

世人所具的聖德，只要淨化心性，讓本性中的誠信自然流露，自然就會顯現無窮盡的功能。誠如《中庸》所說：「唯有天下極為真誠的人，才能充分發揮他的天性。能夠充分發揮天性，就能夠完全發揮人道的本性；能夠充分發揮人道的本性，就能夠充分發揮萬物的本性；能夠完全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參贊天地培育生命；可以參贊培育生命，就可以與天地並列為三才了。其次要很有耐心在曲中以求全，並在其中找到真誠，能夠真誠就能夠展現出來，在展現中逐漸顯著，並在顯著中發揚光大，能發揚光大就能感動人，能感動人就能產

生改變，在改變中化育萬物，是以唯有天下最至誠的人，才能夠化育萬物。」又說：「至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才可以保持長久；能夠保持長久，才會顯現出來；能夠顯現出來，才會傳播悠遠；能夠傳播悠遠，才會廣博深厚；能夠廣博深厚，才會高大光明。由於廣博深厚，所以能夠承載萬物；由於高大光明，所以能夠覆蓋萬物；由於悠遠長久，所以能夠生成萬物。廣博深厚的德量，可以匹配大地；高大光明的德量，可以匹配上天，所以能夠保持長遠悠久而無止盡。能夠到達此地步，其功能雖不顯現，也能彰顯；雖不運作，也能改變；雖然無為，也能成就。」這正是聖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至誠展現。

每個人出生都是從頭開始，在這輩子我們秉承上一世的因果，同時也在開創下一世的因果。從出生到死亡，我們都為自己的生活在奔忙，也為自己的因果在努力。然而明理人知道善用此生，改變自己的命運與因果，從事轉識成智的聖業；不明理的人，卻將此生盡全力在

追求名利情上，結果把自己往業力場，被因果所羅網更為繫縛，難以出離。古德所撰《一張紙一輩子》記錄著一生的功果，如果未能善用與超越，就成為泛泛浮世的人生了：

出生一張紙，開始一輩子；
畢業一張紙，奮鬥一輩子；
婚姻一張紙，折磨一輩子；
做官一張紙，爭鬥一輩子；
金錢一張紙，辛苦一輩子；
榮譽一張紙，虛名一輩子；
看病一張紙，痛苦一輩子；
悼詞一張紙，了結一輩子；
淡化這些紙，明白一輩子；
忘了這些紙，快樂一輩子。

44 何傷於日月

【原文】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有人想要自我棄離　何傷日月光明亮麗
子貢讚歎夫子之德　更顯其人不知量力

子貢接著又說：有些人雖然想要自我棄離，這對於日月有何傷害呢？只顯得此人不自量力而已。

見賢要能思齊，對自己的學養才會有所幫助，如果見到賢能的人，卻不知道向他請益學習，對自己而言，實在是一大損失，對賢者而言，他也沒有損失。如果自己的觀念不正確，認為跟別人學習，降低了自己的身分，是一件丟臉的事情，那自己就永遠沒有辦法進步。

如果怕別人比我們賢能而生嫉妒心，於是想出許多惡劣的方法來毀謗

貶低賢能者，那是自己自造罪孽，不但會傷害自己禍及子孫，還會敗壞社會風氣，如此的罪過將會更大，可說有百害而無一利，這只是一個嫉妒心所引起，此嫉妒心將傷害自己的品德，對於有修養的賢者，根本沒有影響，更能證明對方良好的品德修養，是以子夏在此說：「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佛說四十二章經》第八章「塵唾自污」載：「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墜；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讀笨）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佛陀在此說：做壞事的人想要陷害有道德的賢人，就如同仰起面向天上吐口水一樣，這口水不會到天上，最後還會落到自己的臉上。又如同面對風揚塵，這灰塵最後還會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賢人是不可以毀謗的，要害賢人，最後還是害到自己。這就是因果報應的鐵律，自做還是要自受，出乎爾反乎爾。《大學》則說：「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想做壞事的人，能不謹慎嗎？

領導者當要率先見賢思齊，以養成善良的風氣，成為全民良好的模範，如此上行下效，全國上下都能尊重賢者，向著賢者學習。絕對不可鄙視甚至嫉妒，養成惡風，使得賢者不能出頭，社會的風氣自然敗壞。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賢而寶篇》說：「有智慧的人，是國家的大器；賢能的人，是國家的寶貝；有才能的俊傑，是國家的賢英。明智的君王能識得其才而加以重用，能夠接納他的建言，乃是國家的幸運，可使國家興旺。凡是明智賢達的人，都是上天有賦予使命，擔負為公事裁理的重責大任；能觀察四面八方而判斷其興衰，能詳細入微觀察而徹見事情的利弊；可輔佐明君以安定邦國，可抑制邪惡而消除怨聲；能夠凝聚眾力而樹立國家的支柱，能夠掃除頹風而發揚正氣；能夠呈獻良好的政策而振興百業，能夠撰寫書籍而

通達天道。善於保護人民的精神，使全國上下能風采出眾活潑玲瓏，如此國家的命運可以順利昌盛，政治可以清明，國家太平人民安定。然而如果輕視聖賢智傑的人，卻重用奸佞之徒，封閉國家的菁英，輕視元始祖源，斷除根本，違逆天理行事，必然導致頹廢招來重重危機。」

天理是公道的，老天對於萬事萬物萬象是公平的，唯獨明白這些道理，才不會怨天尤人，才能尊賢而不嫉妒，扶弱而興慈悲。下文可為修道士參考：

老天不給你困難，你又如何看透人心？

老天不給你失敗，你又如何發現身邊的人是真是假？

老天不給你孤獨，你又如何反思自省？

老天不給你生命中配上君子和小人，你又如何懂得提高智商？

老天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公平的，

有人讓你哭了，一定會有人讓你笑。

45 仲尼豈賢子

【原文】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陳子禽對著子貢說　你太謙虛所說不妥
仲尼學養怎過於你　你的表現踰子多多

陳子禽對子貢說：「你太謙虛了，仲尼的學養怎能勝過你呢？」

陳子禽（西元前511年至西元前?年），本名陳亢，子禽、子元、子亢都是他的字，春秋時頓子國（今項城市南頓鎮）人，十八歲時入孔門，後跟隨孔夫子到衛國，以儒士身份留在衛國當官，與子貢的交情特別好。《河南郡志》記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宋真宗封孔夫子為「玄聖文宣王」，陳亢同時被封為「南頓侯」；明嘉靖九年（西元1530年）明世宗封孔夫子為「至聖先師」，陳亢被陪

祀於孔廟。依據《項城縣誌人物誌‧儒林》第一篇記載：陳亢的哥哥子車因病去世，他嫂子與家大夫商量要舉辦殉葬禮，對陳亢說：「您哥哥不幸去世，我們準備為他舉辦隆重的殉葬禮。」陳亢說：「殉葬並不合乎周禮。真的要殉葬的話，用你們兩人才比較合適，因為哥哥在世時，是你們奉養的啊！」一句話使得嫂子和家大夫再也不敢提殉葬的事情，可見其處事的態度，有其異於常人之處。依據《論語》的記載，有三處，好像都是對於孔夫子的質疑，這種作為與其他的同學不同，所以有人認為他並非孔夫子的學生。在此陳子禽則對子貢說：「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陳子禽在《論語》中出現三處，茲列述於下，以供參考：

《學而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

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張篇》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可說對子貢的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孔夫子的認知不足，所以才會有如此的說法，認為子貢對於孔夫子的態度太過於謙恭了，其能力比孔夫子還要強多了。這是一般人的眼光，只看外表行為的表現，卻疏忽對孔夫子內德的觀察，難怪會說出如此的話。子貢是

一位尊師重道的好學生，退一萬步說，即使其才能超過老師，也不會有絲毫不尊敬或藐視的言行，這就是孔夫子教育的成功，也是子貢學習入心，到了心悅誠服的地步，才會有如此維護老師的行為。對於叔孫武叔在朝中對大夫說：「子貢賢於仲尼。」子貢做出反駁說：「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但是叔孫武叔還不罷休，直接毀謗孔夫子，子貢加強口氣回應說：「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由此可見，說話要準確，必須對於內容要清楚明白，才不會造妄言口過。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46 言不可不慎

【原文】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君子一言決定智否　一言不智明人看透
言談之間不可不慎　子貢提醒必須著墨

子貢說：君子說話一定要小心，話說對了，人家會稱讚他是有智慧；如果話說錯了，人家會取笑他沒有智慧，說話不可以不謹慎。

說話是上天賜給人類互相溝通的工具，是表達心中的思想，讓別人知道，藉此來完成共識。是以「說」字是由言與兌的結合，言者開口說話也，兌者喜悅也，就是開口說話其原意在互相間達到喜悅的效果。又「曰」字是由口和一的結合，象徵嘴巴不需要開口時，必須閉

口以免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當需要開口說話時，必須內容合於一的真理，不要胡說八道，以顯得自己的無才無德。常言道：「一開口便知有沒有。」一個人有沒有學問，有沒有涵養，有沒有誠信，有沒有智慧，從說話的內容與口氣中，表露無遺。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慣用花言巧語以及美貌來迷惑人的人，很少是心存仁慈的。」在佛教提到十惡業中，有關於「口業」的妄言、惡口、兩舌、綺語就佔了四項，以口造業比身業與意業來得多又容易，所以要特別小心，以免時時造業而不知，等到報應一到才喊冤枉，覺得遺憾，也都無濟於事了，是以在平時生活中當要謹慎言語，在此子貢則說：「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來提醒陳子禽，有緣看到的人，也是在提醒自己，不可等閒視之。

常言道：「說話要憑良心。」良心就是本性，要以誠信來說話，使得心口要如一，不可以想一套、說一套、做一套，致使誠信因說話而全毀了，這是由於說話不憑良心，為了利益可以見風轉舵，為了獲

得美好的稱讚而成為鄉愿，這是孔夫子在教育學生很忌諱的事情，所以他在《論語・陽貨篇》說：「外表忠厚而內心不誠實的鄉愿，是道德的傷害者。」來告誡子弟。夫子又恐怕弟子的衝動，在聽到事情沒有經過查證，就將事情傳播出去，如此不負責任的作為，不但會傷害到別人的聲譽或權利，同時也會敗壞自己的德行，給別人帶來了困擾，也給自己帶來禍患，所以又在同篇告誡子弟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隨便亂說話，有時不經意的一句話，不但給自己帶來禍害，造成一言喪邦的嚴重後果，所以孔夫子又在同篇警示弟子說：「惡利口之覆邦家也。」

《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懂得說話的時機與對象，適時對適當的人說出適宜的話，使得說話產生良好的效果，才是有智慧的人。有些人說話只憑自己的立場，不管時間地點對象，只要能宣洩說話的慾望，口無遮攔不分青紅皂白，胡話一堆，自

認為自己很率性，不知道這種任性的行為，可能給自己或他人帶來莫大的困擾與傷害。等到禍事臨頭，不知道反省，還認為自己很委屈，正如孔夫子在《衛靈公篇》所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平時與人來往，不知道用聖言互相勉勵走向正道，卻喜歡說一些旁門小道以取悅人，又有何意義呢？

誠心的付出，要在語言行動上實際表現出來，說到要能做到，才是真修實練的修道士應有的作風，下列乃是先哲對我們的啟示：

沒有誠心的付出，哪來如期的順利；
沒有真誠的修煉，哪能明見本來體；
沒有誠摯的奉獻，哪顯出好的道氣；
沒有踏實的辦道，哪能輝煌的成績；
沒有行功與立德，哪能了愿抵業力；
沒有堅定的意志，哪擋得住風和雨。

47 夫子不可及

【原文】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學養非常崇高　沒人能及可以越超
猶天之階不可攀升　品德高尚非常固牢

子貢接著說：我的老師學養崇高，沒有人能夠超越，猶如天梯是很難登上去的。

《論語・公冶長篇》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是子貢讚歎恩師孔夫子的學識與智慧，其所傳述的文章平易近人，一般人只要用心學習，就可以看懂其中的涵義，這是在說生活中的點滴，外境事物的情況。然而其所談論的本性與天道，不是一般人可以領悟得到的，必須要有相當的

智慧才得以覺察其中大道的真相。大道的真相在萬物當中，人人具有，只是被塵污所覆蓋，慾望所蒙蔽，必須要有明師指點，然後按照正確的方向去修道，才得以到達大道的本源。正如《華嚴經》所記載：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後，第一句話就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佛智。」一想以自己意識心的偏見，去尋找正見，是永遠找不到的，而且還會自以為是去批評正見的錯誤，產生斜眼人總認為樓房建歪了的效應。在此陳子禽對於孔夫子的錯解，子貢再以「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來說明。

認知不同，智慧不等，對於事情的看法不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想要借著修行，增長智慧找回本性的修道士，當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來看《壇經》，法達與惠能大師的一段對話，或者能給我們啟示：法達問：「佛經說：『諸大聲聞、（緣覺）乃至於菩薩等三乘人，都用盡他們的思維，共同來測度衡量，也不能測知佛

的智慧。』如今只要能讓凡夫了悟自己的本心，就叫做佛的知見。我自認為並非上等的根器，難免會產生疑惑毀謗。又經中說到三車，這羊車、鹿車，與白牛車，到底要如何分別呢？懇求和尚慈悲開示！」六祖說：「《法華經》的經意非常清楚，是你自己執迷而與經意相違背，這三乘人不能測知佛的智慧，錯誤是在以意識心來度量佛智。任你費盡心思共同來推測，反而會離正道更遠而已。」沒有聖人的智慧，卻要評論聖人的作為，是不可能會準確的。既然不正確硬要去論斷，就會成為妄語，如此沒有智慧的聰明，反而會被聰明所誤導，為何這些人不好好自我反省呢？

《中庸》說：「唯獨天下的至聖者，才能具有聰明睿智，才足以領導百姓；才能夠發揮寬容心胸，溫柔的態度才足以包容眾人；能夠發奮圖強，發揮剛毅果斷的精神，才足以永遠保持正道的準則；能夠保有嚴肅莊重執中守正的態度，才足夠以恭敬心來行事；能夠深入文章的條理，周密的觀察，才足以辨別是非。這些德行廣大無邊，如

泉水一般時時噴湧出來。廣大無邊就如天一樣，深深泉水就如深淵一樣。當百姓看到了沒有不恭敬的，說出來的話百姓沒有不信服的，所做出來的事情百姓沒有不喜歡的。他的名聲廣泛傳遍中國，同時影響到偏僻的少數民族。凡是車船能到，人力能通的地方；天所能覆蓋，地所能承載，日月所能照耀，霜露所能降臨的地方，凡是有血氣的人，沒有不尊敬親人的，所以說聖人的德量可與天相配。」孔夫子具有如此的聖德，豈是陳子禽所能知道。

人間如陳子禽者，或者不在少數，或者自己也有如此的弊病，只要自我檢討，有則改善，勇敢承認真實進行就是。古佛有下列一段話提醒我們：

修道不要害怕，害怕考驗、害怕困難，終究成不了大器，所以要勇敢。每一個人都要發一份善心愿，人有愿力，就會有希望、有助力，就會有一股力量。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喚起自己的良心，把那盞心燈點亮，不只照亮自己，更能照亮別人。

48 夫子得邦家

【原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孔子從政服務家邦　教民禮儀成果很棒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國家富強人民安康

子貢接著又說：我的老師有機會在國家執政，可以說是以禮義教導百姓自立，百姓自然能順應而立身；以道德來教導百姓，百姓自然能夠奉行。

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如果有任用我從政，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有成效了，如果經過三年，必有大成就。」他在五十一歲時，被任命為中都長官，一年後政績斐然，升任為司空，後來又提升為大司寇，並且兼任宰相的職務。在位期間主持過魯定公與齊景公的會

晤，在典禮上孔夫子依禮行事，多次阻止齊國不合禮法的行為，讓齊國君臣很是慚愧。事後齊景公深受感動，並退還了從前侵奪魯國鄆、汶陽、龜陰等地，以對魯國表示歉意並悔過。孔夫子擔任相國三個月，魯國大治，依據《史記》記載：販賣豬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價；男女行人，分開走路；掉在路上的東西，沒有人會撿；各地的旅客來到魯國的城邑，不必向官員求情送禮，都能得到滿意的照顧，和在自己的家裡一樣。魯國在夫子的治理下，民風純樸，國家井然有序。子貢在此則說：「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要讓百姓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當然這必須要教育百姓，使人人能夠自愛，以違法犯紀為恥辱，讓每個人都能樂在工作，達到孔夫子在《論語・公冶長篇》所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情境。教育百姓，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有如《大學》所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又如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季康子問政時所說：「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回答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時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以執政者本身的品德與才能，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條件。因而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執政者用道德來處理國家的政事，就可以如同北極星一樣，居在固定的位置上，然而眾星就會圍繞著它運行。」又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人民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使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化導人民，人民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九章說：「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讀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執政者要知道大道本無為，能做到無為，自然可擁有天下，有為反而容易失去。隨機應事自然獲得，乃是無為之功。有所作為而想取得

天下，是很難如意的。天下萬物都是大道所展現的神器，要順其自然法則才能獲得，若心起貪念而想取得，那是不可能的。心起貪念而強取者，通常會失敗；刻意執有者，必定會失去。萬物的運行，有其自然法則，有時居前領行，有時跟隨其後；有時以噓氣，有時以呼氣；有時顯得剛強，有時顯得羸弱；有時顯現成功，有時顯現失敗。聖人徹知這些情況，所以平時處事，會去除過分、奢求、驕泰等有為的方法，而崇尚無為的方式。

古德提供下列的內容，可供執政者修好自己品德做為參考：

跳出世間的一切假象，擺脫意識的無形迷惘；
活出生命的意義方向，跨越重重的障礙阻擋；
走入真理的巨塔燈光，照進黑暗的無助徬徨；
引領正確的腳步穩當，發揮潛藏的無限力量；
實現大同的娑婆理想，邁向聖域的母娘身旁。

49 綏之斯前來

【原文】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仁政安撫百姓歸附　禮樂教民和諧致福
夫子施政甚為得體　子貢稱讚執政實錄

子貢又說：我的老師能以仁政來安撫百姓，百姓自然前來歸附；以禮樂來鼓舞百姓，百姓自然能夠和諧。

有為法雖然好，但不如無為法的完美。以有為法治國，好似非常努力認真，但未能明白無為的天性，再怎麼努力總會顧此失彼，讓自己奔忙得焦頭爛額，卻未能達於完美的境界。有智慧的人當知道大道的本質是無形無相，與無為甚為接近，是以能夠放下有為的爭執，反而能夠得到無為的大利益，最後能將有為與無為都拋開，才得以達

到究竟，歸入大道的本源。孔夫子師承老子，甚得老子無為治國的精神，不以有為的刑罰來治國，而以禮樂來引導百姓放下爭執，以無為來守本分，自然漸漸改善社會的風氣，使爭奪變成禮讓，暴力變成祥和。這些目標都必須由淺入深，由有入無，逐漸完成，並不可能一蹴可幾。在此子貢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來說明孔夫子的執政理念，使陳子禽能夠明白。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治理天下國家有九個法則，就是：修養自身、尊崇賢人、親近親人、敬重大臣、體恤群臣、愛民如子、招納百工、善待遠客、安撫諸侯。能夠修養自身，就能夠確立正道；能夠尊崇賢人，就沒有困惑；能夠親近親人，就不會招惹叔伯兄弟的怨恨；能夠敬重大臣，就不會遇事無所措手；能夠體恤群臣，官員就會盡力報效；能夠愛民如子，百姓就能夠順從；能夠招納各種工匠，財物就會充足；能夠善待遠客，四方的百姓就會歸順；能夠安撫諸侯，天下的人就會敬畏。隨時保持清淨心，穿戴整

齊，不做不合禮儀的事情，這就是修身的方法。去除讒言的小人，遠離誘惑的美色，看輕財貨而重視德行，這就是勸進賢人的方法。尊重親人的地位，增加親人的俸祿，與他們的愛憎一樣，這是關懷親人的方法。能夠提供眾多的官員，供其派遣使用，這是勸進大臣的方法。真誠地任用他們，並給予優厚的俸祿，這是勸進士人任官的方法。使用民力不誤農時，減少徵收賦稅，這是勸進百姓入住的方法。經常觀察考核，按工付酬，住是勸進各種工匠的方法。來時歡迎去時歡送，嘉獎善德善才的人，救濟困窮的人，這是善待遠客的方法。延續絕後家族，復興滅亡的國家，治理禍亂扶持危難，按時接受覲見，贈送厚禮納貢薄禮，這是安撫諸侯的方法。總而言之，治理天下國家有這九個法則，但實踐的道理都是一樣的。」能將這九經實施於國政上，焉有國家不強盛，百姓不安樂的道理。

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敬而福篇》闡揚以誠敬待人，而得福報的道理做了分析：「天道展現在大自然中，其本質天真，所

以非常善美，水流必然成渠，步行處必然有路。知道天道的真理，就應該順從；知道天道的真善美，就應該敬愛。順從天道隨時以彌補空虛，敬愛天道而隨時修飾，使能回歸最自然的天道，其內涵至為真實而且美妙。天道養育萬物，萬物以善用來回報。天道賜給世人恩惠，世人應該知恩報恩。平時要存正心，端正自己的行為，抑制惡念惡行，並且發揚善念善行。人心和氣，上天應之以慈祥；人心狂亂，上天應之以暴怒。人心狂亂必然招來禍患，上天震怒必然降下災害。巧智者施展奸詐的伎倆，輕浮者隨便亂說話，奸詐者玩弄權術，貪婪者輾轉剝削，粗暴者膽大妄為，縱慾者必然招來上天的譴責，這些都是想獲得福報者的大忌。」我們都希望有個英明有智慧的領導者，在他的領導下能夠享受他的德政。如果自己沒有培養良好的素質，不但享受不到福報，說不定成為福報的破壞者，那罪惡可大了。不能給大家帶來好處也就算了，不至於又給大家帶來禍害，造成難以了結的因果報應，何苦要陷害自己呢？

50 如之何可及

【原文】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受人愛戴在世光榮　受人思慕死時悲慟
如此偉大何人趕上　如此成就子貢敬恭

子貢總結的說：我的老師在世的時候，受到百姓的愛戴，這是何等的光榮；當他離開人間的時候，受到人們的思慕，這是何等的哀傷。如此偉大的人，有誰能夠超越過他呢？

《論語・季氏篇》記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可見會被後人所稱述的，並非是生前擁有名位、權勢與財產，而是生前能留下崇高的品德，足為後人敬仰。是以孔夫

子在《論語・泰伯篇》說：「泰伯這個人的德行，可以說已到達最高的境界了，再三地辭讓天下給季歷，人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話來稱讚他。」又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所憂患的是，在離開人間之後，沒有美好的品德名聲被世人所稱頌。」可見君子一生所注重的是品德，然而這名聲並非是虛名，而是要做到實至名歸。如果還能做到不伐善、不施勞，其品德更優。孔夫子的一生，其德稱聖，其功難計，其影響甚大，受到學生的尊重與愛戴，也給當時的社會風氣帶來莫大的幫助，並在古今中外發光發熱，是以在此子貢對於恩師孔夫子總結說：「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夫子一生為真理大道努力，為了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大力倡導先王的治世方法，如同《中庸》所說：「仲尼先生效法堯舜的精神，以文王、武王為典範，向上遵循天時，向下順從地理，就像天地一樣，沒有什麼不承載的，沒有什麼不覆蓋的。又如四季的交錯運行，日月的交替光明。萬物一起成長而互不侵犯，道理一併施行而互不違

背。小的德行，如河水穿流不息；大的德行，能敦厚生化萬物，這就是天地偉大之處。」可見孔夫子一生推行道德的功績，可與天地日月相比擬，如此的偉大，自古以來真是少見。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聖人的心性如同天地大道，所以能夠做到大公無私，以平常心待人處事。對於善良的人，聖人固然要善待他；對於不善良的人，聖人也是一樣善待他，這就是大道本具真善美的善德。對於誠信的人，聖人固然對他誠信；對於沒有誠信的人，聖人依然對他有誠信，這就是大道本具至善的信德。聖人對於天下人的態度，是謹慎小心的，平常待人以平等同理心，使得百姓能夠受到感化，使得眾人的耳目都能專注向他學習。聖人對於萬物，都能夠如同愛護小孩一樣看待。聖如孔夫子的德行，就如同文中所述雷同。

學聖人的腳步，也是在平時的生活中學起，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懂得照顧好自己的身心靈。下列這篇文章，或者可以幫助我們過好生活：

人間的路，深一腳淺一腳，步步都是故事；
人間的緣，善一段惡一段，段段都是注定；
人間的事，明白一時，糊塗一時，事事都有因果。
人生難得糊塗，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有些事明白了就好，看破不必說破。
學會寬容，讓自己平心靜氣；
學會隨緣，讓自己身心安樂；
學會放下，讓自己明心見性。
永遠做個善良的自己，上善若水，厚德載物。